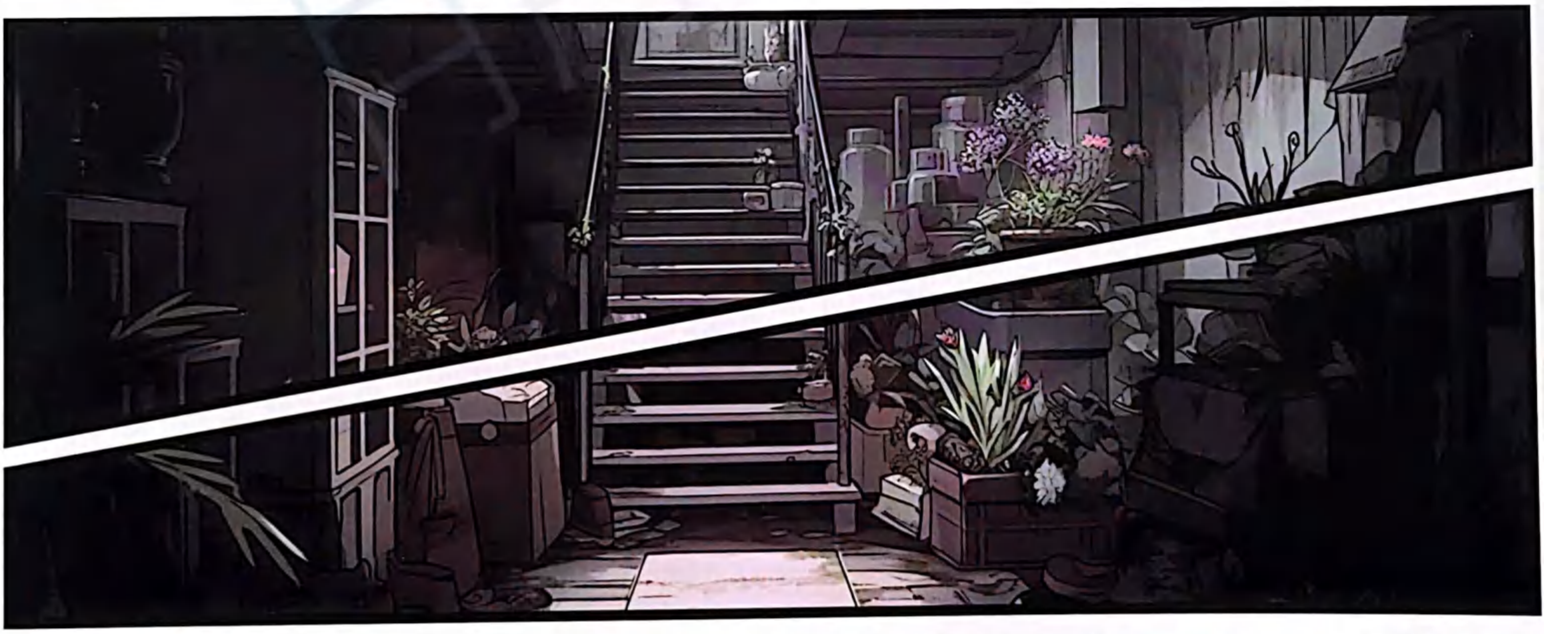
萝卜头 Script



洗劫伦敦
所有的玫瑰

阿尔芒

「不好意思，可以把窗帘拉上吗」



出品 萝卜头文化发行工作室

监制 小茶蛋 & 东马替

作者 小吃东工作室 汤圆&焖子

设计 萝卜头文化发行工作室

美术 萝卜头文化发行工作室

月 光 奏 鸣 曲

十九世纪初，维也纳，你走在莱茵河边，深秋的晚风裹挟着你。
灯火熄尽，月亮高悬，你忽然听到一阵钢琴声，那声音忧郁婉转，摘人心魄。
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是一间茅屋。
门半掩着，好奇心战胜了礼貌，你走了进去，站在一旁，

一个男人坐在钢琴旁，他头发蓬乱，衬衫皱巴巴的，双手在黑白键上起舞。
一男一女站在屋内的蜡烛旁，闭着眼睛，聆听着这美妙的琴声。
有风吹来，蜡烛灭了，月光洒进茅屋，与那乐声相映成辉。
蜡烛旁的女孩睁开眼睛，空茫茫的没有神采，可你却能看见她正身处大海和月亮的交界。
你猜测弹琴的人一定与你一样，却没有注意到那男人停止弹奏，起身走到你旁边。

“你觉得如何，偷听者？”
“像是悲伤的颂咏。”

他微微一笑，走出了茅屋，你随他沿着莱茵河继续漫步。
“那女孩是个可怜的瞎子，我刚好路过，一看见钢琴，我总是情难自抑，”他自顾自地说道。
“你让她看见了大海和月光，当然，我也一同见到了。”你毫不吝啬对他的夸赞。
他笑了笑，有些害羞地捋了捋自己乱糟糟的卷发。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

“阿尔芒·德古拉。”
“是个好听的名字，我叫路德维西·凡·贝多芬。”
继而他接着问，“我该如何命名这首曲子？”
“月亮…月光？”你试探地说。
“月光曲？好主意！谢谢你，阿尔芒。”

那天之后，你和贝多芬成了朋友，一百多年以来，你第一次有了朋友。
可惜他和你不同，他只是一个脆弱敏感的人类。

他知晓你的身份，起初以为你在开玩笑，直到看见你那不同寻常的尖牙和猩红色的眼睛，好在艺术家总是善于接受。
你们一起饮酒，十九世纪的人类喜欢用铅制高脚杯盛葡萄酒，而你喜欢在酒里滴上两三滴鲜血，这足够令你们一同陶醉。

“老兄，没血喝的时候，你会杀人吗？”
“我从没伤害过人，总有卖血的地方，我们也有维生的手段。”
“大点儿声，老兄。”

他有些耳背，但很喜欢聊天，你最讨厌他聊三件事——信仰、国王以及爱情。
因为这三者与你无关。
他没有结婚，却爱过太多女人，他常劝你，该体验一次爱情，那东西比酒还令人着迷。

“爱情对我而言，没有任何意义。”
你们和人类之间的爱情势必短暂，可你也不想找同类，像父母那样，你见惯了他们的争吵，以及在争吵时露出的獠牙，在你看来，永恒的爱情更令人焦虑。

当然，你有关于爱情的希冀，尽管那只是一个模糊的轮廓，但你相信总有一天，你会为了另一个人，厌倦这毫无意义的永生。
只是这么多年，你见过太多美人，她们如同雕像，美丽却毫无生气，整日执着于收紧自己的腰线，以便穿下那蛋糕一样的裙子，然后安静又顺从地坐在一边。
她们的确精致，但无法在你的心上敲出鼓点。

“你该试试走出来，不是走出你睡觉的棺材，而是你封闭的心。”他指了指你的

胸口。

“有时候真羡慕你，拥有不老的生命去思考和创作。但又很可怜你，生命因为……”

贝多芬有些醉了，趴在桌上睡着了，你走到窗前，想着下次喝酒会是何时。

然而时间从不给人类太多机会。

十几年后，他去世了。

临终的前一晚，他留给你一条项链，月牙形状的，背后写着他的名字。

你决定离开维也纳，以免以后独自喝酒时，总想起你这位老朋友。

自 由 ?

人类习惯用出身在彼此薄弱的灵魂中埋下关于阶级的信条，他们相信这是“上帝的选择”，一切有关生命的意义，不断进取或是日行一善，都不过是为了和耶稣靠得更近一些。

即便他们从未见过上帝，却始终依靠着《圣经》中可以上天堂的谎言，禁锢着自己与生俱来的动物本性。

他们本该活得更加自由，因为他们是幸运的。

数十年的短暂生命、会受伤流血的体质，以及在悲伤时，因为信仰拥有忠诚祷告的资格。

不像是你，生来就是一场诅咒，只能在永恒的黑夜和暗淡的月光下，独自忍受无边的孤独。

简单来说，你是一个吸血鬼。

你有个很长的名字，**“阿尔芒·多蒙·卡希特斯·赫尔伯特·德古拉”**，不难看出你来自吸血鬼世界中最古老高贵的家族。

你并非传统吸血鬼，不是那种被咬了一口转化而成的初级吸血鬼。

你的父母都是吸血鬼，他们生下你，于是你顺理成章地拥有吸血鬼的血统，从此

不老不死，成了所谓的纯种吸血鬼。

但没什么了不起的，你的本体同样是一只蝙蝠，你也要靠喝血为生，而且一辈子不能见太阳。

你的父亲骁勇善战但性格暴躁，曾是领兵打仗的伦敦贵族，促成了英荷战争的胜利。

国王赐予他公爵的称号和一座华丽的城堡，但因为不会变老，他只能每六十年一假死，辗转在世界的不同城市生活，变换新的身份。

而你的母亲来自维也纳，是一位歌剧音乐家，四十岁之后，她不能再登台，客厅成了她唯一的舞台。

父母对你的要求很高，从记事起，你学了很多种乐器，这对生存来说毫无用处，不过是为了削弱永生带来的孤独。

除此以外，每周会有人类在深夜造访，教授你人类世界贵族阶层的礼仪，以便更好地适应人类身份。

和人类一样，你亦是从婴孩到少年，再到青年，不同的是，**你的相貌会永远停留在二十岁。**

父母对于和人类接触向来谨慎，常提醒你在未成年前，不要试图离开家门。

“那么再过多少年，才算是成年？”

“别着急，只需要再过一百五十年，你就是一个成年吸血鬼了。”

于是你在七十岁时，因为一次和父亲的矛盾，也或许是青春期的叛逆，你离开了家，开始漫无边际的流浪。

一开始你去了伦敦，那里是吸血鬼家族的大本营。

父亲留下的古堡中有一座祭坛，**每当吸血鬼想要实现愿望，可以用自己的鲜血浇灌祭坛，直到祭坛漫溢，愿望就会实现。**

只是吸血鬼的血不可再生，每少一点，相貌就会变老一点。

而你们又是痴迷于美貌的族群，所以祭坛空悬多年，成了一个摆设。

老管家福瑞克是古堡的看护者，他曾随父亲征战沙场，在年迈之时被父亲转化。
后来父母离开伦敦，他便成了古堡永远的守门人。
他是个脾气很好的老头儿，从不干涉你的自由。
无论你什么时候回去，他都会双手交握，站在门口，向你微微鞠躬，
“欢迎回家，少爷。”
就这样，城堡成了你短暂的避风港，伴随着你度过了离家最初的四十年，直到你看厌伦敦的风景，继续踏上新的旅程。

你生来自由，注定要无拘无束的生活，任何事都无法将你束缚。
“不自由，毋宁死。”
“阿尔芒你在搞什么鬼！如果你今天再迟到，就别干了！还有你那边信号怎么这么差！”

当然，有时候话不能说得那么绝对，我们得永远对生活存在敬畏。

2022年，伦敦，地铁站。
地铁对你来说，算得上人类居功至伟的发明。
它隔绝了你最恐惧的阳光，尽管作为代价，这里随处可见酒后的呕吐物和随手扔掉的旧报纸。
不过，它至少给予了你一个栖身之所——隧道夹层废弃的储藏间。
这九年你一直住在这里。

为了生活，你在一家爵士乐酒吧做夜场钢琴师，这不，老板刚给你打来电话，要你赶紧上班。
你并不觉得现在的生活有多落魄，反而觉得非常惬意和放松，因为人们根本不会关心一个穷光蛋的真实身份。
要知道对于一位艺术家吸血鬼来说，金钱是会腐蚀灵魂的！
虽然你不一定拥有灵魂，但你同时也没什么经商头脑。

你脖子上挂着头戴式耳机，走到公交车站，准备搭乘末班车去上班。
车站旁，几个人正围着一个女孩，像是在搭讪。
这种事在伦敦很常见，你并不是一个爱多管闲事的人。

“知道百达斐丽么？这块手表是我祖父留给我的。”其中一个胖男人亮出手腕上的手表，向那个女孩炫耀着。
可他实在太胖了，表箍在他的手腕上，勒出深深的红印，可怜的百达翡丽像是随时会断成两截。
那个女孩同样发现了这件事，天真地问：“那他为什么要送你一块女士手表？”
你听见后，实在没忍住，笑出了声。

那男人丢了面子，转头向你发难：“你笑什么！流浪汉！”
你摆了摆手，抬起头看过去，那姑娘的眼睛很亮很圆，猜得出围巾下的脸一定很漂亮。
不知怎么，你看着她，总有种莫名的熟悉感。
她穿得十分厚实，脸上裹着围巾，只露出一双眼睛，**口袋处露出一个红色的小斗篷钥匙挂坠。**

她正看向你，于是你们不得不对视。
然后，她把围巾解下来重新整理了一下，好将她的脸包裹得更加严实。
果然是个很美的女孩，棕色的长卷发披落在肩上，眉眼弯弯的，像月色一样温柔，她嘴唇微抿，看起来十分机警。
等等……她的脖子，**有一道小小的月牙疤痕。**

晚风太过喧嚣，可此刻，你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这还是三百年来，你第一次听见心跳的声音。

那个“百达翡丽”见你不说话，又看向女孩，他显然被女孩激怒了，认定她在故意调侃自己，竟举起了手。

可怜的现代贵族，丝毫没有遗传到任何绅士教养。

就在他的手即将接触到女孩时，你上前抓住并拿开了他的手。

你没有用力，可他却吃痛地半跪在地上，含糊地嚷嚷着，“这没你的事儿，你给我走开。”

他身边的几个混混立刻从口袋里拿出弹簧刀，将你围了起来。

你看向那个女孩，她又将自己包裹得只剩下一双眼睛，亮如繁星，眼神中写满了浓浓的警惕。

“喜欢爵士乐么？”

你笑着问她，她的眼神变得有些疑惑。

于是你将耳机戴到她的耳朵上，示意她转过身，别回头。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你并不想让她看到。

此时“百达翡丽”已经从地上爬起，脸涨得通红，像一颗烂掉的番茄。

你松了松手指，决定替他的祖父教会他如何尊重女性。

片刻之后，几个混混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不断哀嚎着。

你转过身，却发现那个女孩正戴着耳机，抱着肩膀看你，眼神中充满了促狭和玩味。

“不是让你别回……”你话还没说完，她就从地上抄起一个酒瓶子向你挥来。

怎么还恩将仇报呢？你瞪大了眼睛，闪身躲过。

结果酒瓶子狠狠地击中了你身后的“百达翡丽”，他的额头瞬间鲜血直流，整个人站都站不住，只能摇摇晃晃地冲你们挥舞着拳头。

原来，他刚才想要偷袭你。

你没能预测到故事的走向，呆呆地看着满头是血的男人，忽然觉得，他有那么一点……可怜。

“愣着干嘛，跑啊！”女孩大声叫你，下一秒，竟然牵住了你的手。

她的手心温热，又小又软，根本抓不住你的大手，最后，索性只抓住了你的大拇指。

末班公交车如期驶来，车门在你们的不远处开启，她三步并作两步，拉着你跑上了公交车。

“百达翡丽”一边捂着头，一边笨拙地追赶着你们。

可车门很快关闭，他只能懊恼地留在站台，愤怒地咒骂着，却又无可奈何。

而身旁的女孩，正用手指推起鼻子，吐出舌头对窗外做着可爱的鬼脸。

“不是让你别回头吗？”你终于把刚才就想问的话问出来了。

“我要是不回头，现在就是送你去医院的路上了，”她狡黠地对着你眨了下眼睛，“对了还有，比起爵士乐，我更喜欢古典，特别是贝多芬。”

说完，她摘下耳机，还给了你。

你的眼前仿佛出现了贝多芬，他正向你竖起大拇指。

“老伙计，这还真是讽刺。”

想不到时隔百年，贝多芬那一套还是这么讨女孩子喜欢。

好在气氛缓和下来，你开始向她自我介绍。

“我叫阿尔芒，在酒吧里做钢琴师。”

“斯黛拉，斯黛拉·卡文迪许，我……是个写小说的。”

“你从哪站下车？“

“下一站，玫瑰公园。你呢？“

“法灵顿街。“

“阿尔芒先生，刚刚那站就是，你坐过站了！“

你这才注意到报站显示屏，的确坐过站了，你看了眼自己的手机，19个未接来电，全是老板打来的，最后是条短信。
“不用来了，你被开除了！”

你瘫倒在座位上，有些沮丧。
看向旁边的女孩，她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对你露出了一个极其阳光明媚的笑容，她的牙齿白白的，还有两颗小犬牙，一瞬间，你仿佛看见了白昼。
你也笑了，幸好你没有随随便便地走开。
哪怕为此失去工作，对你来说也是值得的。

“斯黛拉，原来她叫斯黛拉。”

临别时你们互换了联系方式，回去的路上，你一边傻笑着念叨她的名字，一边想该怎么发出第一条讯息，可很快你就笑不出来了。
地铁站竟然封站了，你的“家”被政府“没收”了，尽管你只是借住，不交房租的那种。
没办法，你只能另寻他处，虽然你没什么钱。

你想起前几天来了个红鼻子小丑，不知道他是怎么将那么多气球带进地铁的，他在你面前跳了段舞，紧接着打了个响指，一张酒店的传单就到了你的手里，上面写着，“菲尔酒店开业酬宾”。
那里竟然还有客房在地下室，价格也十分划算，对你来说再合适不过。
于是你按照广告上的地址，找到了那里，它就在郊区的森林旁边，**这地方你看着眼熟极了。**
你来到酒店大厅，却发现斯黛拉也在这里，此外大厅里还站着四个奇怪的人。
任务：
不妨准备一下自我介绍，当然，要记得在人类中间隐藏自己吸血鬼的身份哦。

（小丑说，就停在这儿吧，不要再往前走啦）

奇怪的住客们

那天之后，你顺利入住了菲尔酒店……的地下室。
这里环境阴暗，根本照不到太阳，而且价格接近冰点，对你来说再合适不过。

因为失业的关系，你再也不用赶末班车去上班了，只能在房间里听听黑胶唱片。
你最爱的始终都是那首《What a wonderful world》，听到精彩处，你痛快地合唱了起来。
好像有人在敲门，但你唱得忘情，没有顾及到。

一曲终了，忽然有个暴躁的女声从天花板传来："到底是谁大晚上不睡觉！再嚎就把你舌头拔了！"
你的舌尖一凉，这声音听起来像是纳芙蒂蒂，她这人一向嚣张跋扈，一点礼貌都不讲。
你最忍受不了的，是她那**奇怪的打扮**，恕你直言，实在是太浮夸，太没有品味了。
她总是浑身上下带满金饰，**穿着裙摆足有两米长的金箔裙子在大厅里走来走去**，就差在脸上写"我是暴发户"了，你有好几次都差点被她的裙子绊倒。

可她不是住在三楼吗？如果她都听得这么清楚，那么住在二楼的斯黛拉小姐，一定听得更加真切。
想到这一点，你赶紧把唱针拿了起来。

毕竟斯黛拉小姐每天都睡得很早，每次你刚睡醒，走到大厅坐下，想和她说上两句话，她就打着哈欠说自己困得不行，必须要回屋睡觉了。
这年头，还有每天七点半睡觉，作息这么健康的年轻女孩，实在过于罕见。

还有，那个叫罗素的神父也很奇怪，他总是戴着一个十字架项链，穿神父常服的时候也就罢了。**可下班之后，他也每时每刻戴着**，还要在你面前晃来晃去。
不知道吸血鬼最讨厌十字架了嘛！

哦他好像不知道你是吸血鬼。

想到这儿，你剥开一颗糖放进嘴里，你不喜欢人类的食物，除了酒和糖。
这些糖都是你从酒店大厅里顺来的，为了迎接来往的宾客，桌上总摆着一盘糖果，但其实住客只有你们六个，糖放得太久会化掉，为了不浪费，你只好把它们都消灭掉。

你才住进来没几天，就到了万圣节。
小丑说为了庆祝酒店的第一批住客，特意准备了万圣节派对，就在大厅里举行。
你不怎么感兴趣，毕竟每年一到万圣节，街头巷尾全是打扮劣质的“吸血鬼”，你只觉得不堪入目。

但斯黛拉小姐似乎很有兴致，第一次没有早睡，穿着厚厚的外套和围巾第一个来到了大厅，于是你索性也跟了过来。

任务：
1. 尽可能不要成为酒店里“最奇怪的客人”。
2. 为斯黛拉小姐选取一个最适合她且漂亮的装扮吧
3. 斯黛拉小姐看起来脸色不太好，悄悄从桌子下面递颗糖果给她吧。

（小丑说，就站在这里吧，不要往前走了）

万圣节派对落下帷幕，大家逐渐熟络起来，在大厅里喝起了酒，一时间推杯换盏，觥筹交错。
但斯黛拉一直皱着眉头，看起来有些不舒服，你想问问她怎么了，又担心过于冒昧，好在珂莱蒂主动送她回了房间，你这才放心下来。

大厅里只剩下你和纳芙蒂蒂在喝酒，罗素和阿努像是两尊雕像，傻傻地坐在你们对面，喝着苏打水。
你有些喜欢上这里了，虽然这酒店不怎么豪华，但送来的红酒却很好入口，总让你想起和贝多芬喝酒的日子。
当然，无论哪里的酒，都比你工作的酒吧里那些工业酒精兑出的“毒药”好太多了。

讲实话，你虽然活了三百年，但还是第一次见识到货真价实的“国王”，或许对于千年前的王国来说，纳芙蒂蒂的打扮刚刚好，但从现代人的眼光看，实在过于招摇。
她那拖尾足有两米长的金箔裙子让她看起来不像国王，反而更像暴发户。
想到这里，你差一点笑出声，不小心被酒水呛得咳嗽了好几声。

你想既然你们同为贵族，帮她提高审美水平来适应现代社会，是你当仁不让的义务，她看起来太暴躁，现代人应该更有涵养一些。

“你这个没礼貌的平民，怎么敢跟我谈论什么是贵族？”
结果她竟然不识好歹地讽刺起你来，脸上还泛着酒后的红晕。

或许是酒精的作用，你也不甘示弱。
“您的嗓门儿已经吼破贵族礼仪的门槛了，暴发户！”

“你怎么敢？！”
你们两个同时站了起来，你来我往，争吵不断。

“知道吗，身为贵族，我亲自征战，为国家牺牲了自己的爱情。你呢？你做了什么？玩音乐？”

你被她怼得哑口无言，可作为吸血鬼，音乐是你这几百年来唯一的慰藉，你不能允许她这么亵渎。

“如果你沉睡的这三千年能偶尔醒来几百年，现在的你已经学会用自己的棺椁弹小步舞曲了！”

即使在吵架，你们两个也没有停下手中的酒杯。

没过一会儿，你发现自己躺在了地上，酒意上头，睡眼朦胧。

而纳芙蒂蒂也躺在沙发上打起了呼噜。

“这就是……贵族的睡姿吗？”

这是你睡着之前听到的最后一句话，你想这大概率是来自罗素的吐槽。

对于吸血鬼来说，你们和人类的时差不同，但你习惯在夜晚喝酒，打发这无聊的长夜，只是像今天这样烂醉如泥的次数并不太多。

梦境里，你似乎依然在思考着纳芙蒂蒂的话，“为国家而战的贵族”，这对你来说确实没有任何体会，你是吸血鬼，是偌大的世界中一个偏僻的种族，自然不会有国家的概念。

但你罕见地梦见了父亲，作为公爵，他参加过战争，作为吸血鬼，他也曾为家族而战。

你梦见在离家出走前，与他的那次争吵。

在你七十岁时，父亲不愿在夜晚继续受制于另一个家族，索性联合其他吸血鬼一起，偷走了那个家族赖以维生的**红宝石**，并将宝物运回伦敦的城堡藏了起来。

你感到不解，“为什么要偷人家的东西？我们只能在夜间出没，还不够像过街老鼠吗？”

他却直接给了你一记耳光："你这个蠢货，身为纯种吸血鬼，只能拥有夜晚本就是一种耻辱，更何况还要和那样卑贱的原始家族平摊夜晚的领地，实在是令人难以忍受。"

你抚摸着自己的脸颊，吃惊地看向父亲，这还是他第一次打你，你感到难以置信。

那天之后，便是你漫长流浪的开始。

突然，你从地上惊醒，抬头看时钟，刚过了一个小时。
大厅里灯火熄灭，纳芙蒂蒂和阿努不在，只有罗素在沙发上睡觉，他的手上绑着绷带，看起来好像受伤了。
为一个神父担心，可不是你的作风。
毕竟人类的神，根本不会保佑你。

你走出酒店，上街寻找新的工作，可找了一夜只是徒劳。
待你回到酒店时，天已经要亮了。

宿醉使你头疼，你不由得想起，斯黛拉不舒服或许也是因为不胜酒力，于是你从厨房找来**一罐蜂蜜**，又随便拿了个空杯子想为她调杯蜂蜜水，但蜂蜜太过黏稠，需要一个搅拌棒。
这时你忽然发现**罗素已经不在沙发上了，而他佩戴在胸口前的十字架竟掉在地上。**
出于整蛊的心思，你觉得那玩意儿作为搅拌棒，倒是很合适。
毕竟也没有什么别的用处嘛。

于是你捡起十字架，来到厨房干净，将蜂蜜搅拌开后，**却感觉到那十字架在手心里越来越烫，你赶紧扔到一边。**
"怎么？难道电影里吸血鬼害怕十字架的情节还取材于现实？"
你没太在意，现在一杯阿尔芒特制的爱心蜂蜜水已经做好了。

“这味道应该很像糖果吧。”

你想亲自送到斯黛拉的手里，可天马上就要亮了，你只能把蜂蜜水放在她的门前，并写了一张纸条，用杯子压住。
“给斯黛拉。”
希望没人乱动，尤其是那个“暴发户女王”。

做完这一切，你走下楼梯，来到酒店的地下室，美美地睡了一觉。

第二天你又在夜间出没，尽管工作还没找到，但你还是激情消费了两张黑胶唱片，准备坐地铁回酒店。
结果发现斯黛拉竟然也在地铁站。
“斯黛拉？”你叫住了她，她回头看向你，依然穿得很厚，一双亮晶晶的眼睛，从围巾的缝隙中露出来，像装着星星。

你的陈年老心又疯狂跳动起来。
“阿尔芒先生，好巧啊！”她的眼睛眯起来，你知道她在笑。
她和你不一样，她活在阳光里，永远是明媚的。

斯黛拉并不打算回酒店，她今天打算回外婆家，在此之前，她一直住在那里。
地铁驶入车站，你们并排坐下，你有些尴尬，想要说点什么，却找不到话题。
不知道她有没有喝那杯蜂蜜水，身体有没有舒服一点，每次都穿得这么厚，该不会是感冒了吧。
你想问的太多，又不知道该从何问起。

突然，车灯全部熄灭，地铁急停下来，车门全都打开了。
一瞬间整列地铁都陷入到黑暗中，身为吸血鬼，你更适应黑夜，你猜一定是电力系统出了问题。

你打开手机照明，旁边的斯黛拉有些紧张，不过你判断地铁急停的位置离玫瑰公园不远。

“别害怕，跟着我，”你小心翼翼地牵着她的手，走过漆黑的通道。
一瞬间，你像是回到了九年前，扇动着翅膀，带她穿越丛林。

从轨道一旁的安全出口，你们爬了上去，幸运的是，外面正是玫瑰公园，是个阴天，看不到月亮。
人们把这座公园当作恋爱天堂，表白时相赠玫瑰已然成为传统。但并非每次表白都能圆满收场，于是那些被丢弃的玫瑰铺满了公园，淹没了小路，这里便被人们称为玫瑰公园。
你们沿着玫瑰花瓣铺满的小路散步，她走得很慢，微微皱着眉，似乎很不舒服。
你猜想，她可能是被突如其来的停电吓着了。
看着一地的花瓣，你有了主意。
“闭上眼睛。”你说。
“什么？”她望向你，圆圆的眼睛里全是疑惑。
“尽管闭上。”你认真地说。

她将信将疑地闭上眼，你召唤出翅膀，轻轻扇动，扬起一地的玫瑰花瓣。
草丛间的萤火虫被花瓣吸引，燃起荧光色的灯火。
她慢慢睁开眼睛，看着眼前不可思议的一切。
你拾起两片落叶，叠起放在嘴边，吹奏起《月光曲》。
今天你没有喝酒，但看着她那张生动的脸庞，你却产生了醉意。
她是那样的鲜活，与这三百年来你所遇见过的所有女孩都不同。

就在这一刻，你开始相信命运。
这并不是矫揉造作，的确是命运将你们彼此相连。

“贝多芬，或许你说得对，爱比酒更令人着迷。”

从斯黛拉的眼睛里，你又见到了星辰、大海和月亮。

“阿尔芒先生，你真是个有趣的人。”她的声音如同她夜色下的面庞，清丽而温柔。

罕见地，你竟然有些害羞。

你们一起走到公园大门，她同你挥手告别，转身潇洒地离开。

而你回到酒店的地下室，在欣赏唱片之前，你先洗好了自己的袜子，但地下室没有晾衣架。

你只好去询问小丑哪里有晾衣服的架子，他建议你去大厅找找。

你来到大厅找了很久，**发现这架子有些特殊，它更像是棺椁，上面的人像双手交叉在胸前，每个手指都很适合用来搭衣服，这样的晾衣架果然很符合现代人的恶趣味，你决定将袜子套在不同的手指上，刚好十只。**

临走之前，你看见大厅里有只鹦鹉，它也在看着你。

“果然和它很配呢，阿门。”

竟然是一只会说话的宗教鹦鹉？

菲尔酒店有意思的东西也太多了吧！

它的脖子上有银光闪过，你仔细看发现那是个月牙形状的项链。

“怎么回事？！”

你在口袋里来回翻找，一无所获，这才意识到那就是贝多芬留给你的项链！可它怎么会在鹦鹉的脖子上！

你暴躁极了，想要抓住它，而它却害怕得满大厅乱飞，你索性张出翅膀，和它开始了一场蝙蝠抓鹦鹉的游戏。

就这样，整个大厅里都飘满了那该死的鹦鹉的白色羽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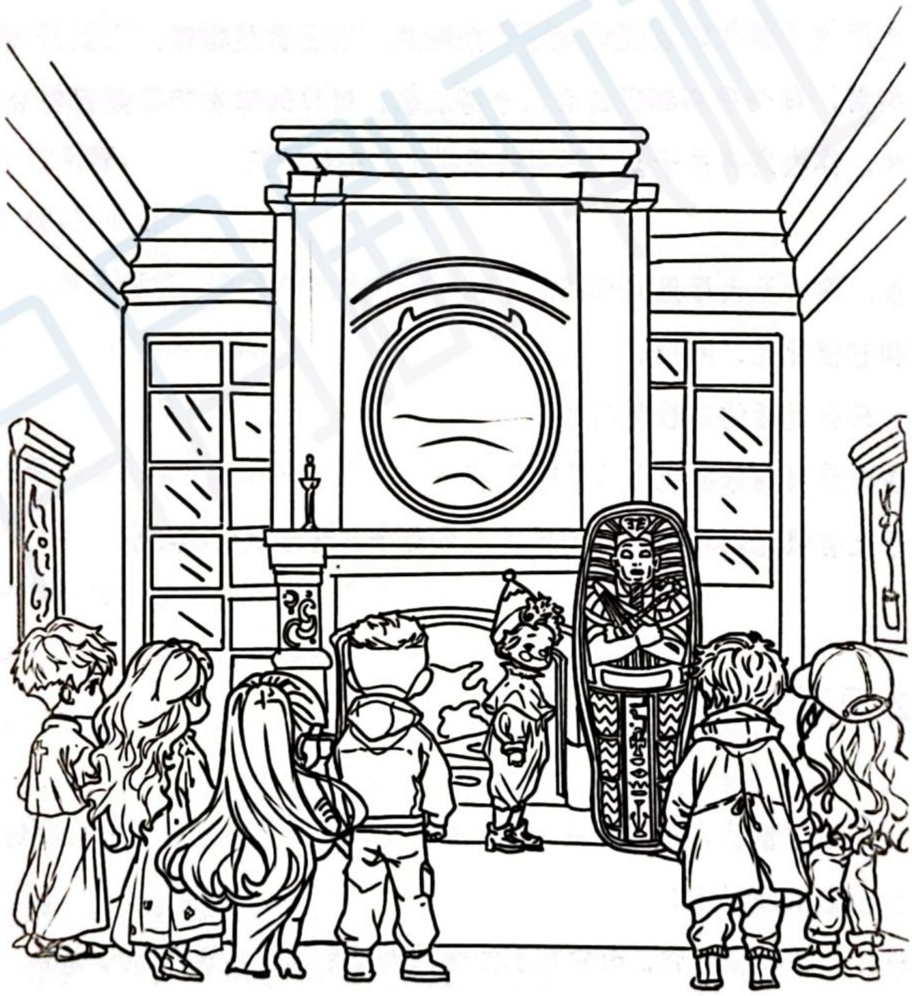
你最终拿回了项链，虽然手也被啄花了。

但不管怎么说，还是你取得了这场游戏的胜利。

转天傍晚，开餐之前，你发现几个人围在小丑周围，像在抱怨，又像在投诉，他们抱怨的内容各不相同，这让你想起自己挂在鹦鹉脖子上的**月牙项链**，还有那场突如其来的停电！

你也想问问小丑，究竟谁才是那个捣蛋鬼？

小丑被你们扰得不胜其烦，索性站上桌子，挥舞着双臂："一个一个来！先写下自己遗失的或是出了问题的物品！别着急！我来帮你们解决！"



任务：

1. 在小丑发下的纸上，写下自己被恶作剧的物品并弄清楚“月牙项链”出现在鹦鹉脖子上的原因，找出捣蛋鬼。

2. 如果发现自己是捣蛋鬼，在没有证据前，先不要急着承认。

3. 了解伦敦停电的真正原因。

4. 若是被发现了吸血鬼的身份，坦然地承认吧，毕竟，在座的还有活了三千年的老妖怪呢。

月月剧本社

（小丑说，别再往前走啦，请在这里等一下他）

有趣的人们

这场闹剧有如万圣节的尾巴，虽然问题没能解决，但每一位客人都获得了小丑精心调制的饮品作为补偿。

为了适应不同客人的口味，小丑还特意在你和纳芙蒂蒂的饮品中加入了朗姆酒。

结果你们两个不出意外地又喝多了。

之后的十几天，大家因为住在一起，愈发熟络起来。

尽管你和他们的时差颠倒，但每次你醒来时他们往往还在大厅里聊天。

唯独少了斯黛拉。

只要太阳落山，她就得回房间睡觉了。

你实在难以想象，斯黛拉竟然是嗜血的狼人。

原来她每晚的身体不适都源于狼人的特性，为了更好地隐藏在人类之中，为免一看到满月就变身狼人，他们逐渐演变成惧怕黑夜的生物。

只要一天黑，他们就会浑身发抖，必须尽快入睡，如同冬眠一般。

难怪你每次在晚上看见斯黛拉的时候，她总是裹着厚厚的外套。

而白天的她，会换上漂亮的碎花裙，窝在阳光最充足的地方。

这么一想，的确像是可爱的犬科生物。

令你不解的是，当你说出自己吸血鬼的身份时，大家就只是简简单单地“哦”了一声，随即就聊起了晚餐吃什么。

你摘下隐形眼镜，试图告诉他们你有双红色的眼睛。

可他们却说，作为吸血鬼，你一点都不高冷，实在是过于话唠，还总在半夜闹出动静。

“听音乐犯法吗？等我找到工作，才不跟你们折腾。”你气得跳脚，可工作却迟迟没能找到。

渐渐地，你习惯在天亮前为斯黛拉沏好最新鲜的蜂蜜水，这成了你睡前做的最后

一件事，做完就打着哈欠，回地下室睡觉了。

有时候斯黛拉会在接近傍晚的时候，跑到地下室门口和你聊天，她坐在楼梯口明亮的地板上，而你坐在通往地下室阴暗的台阶上，互相讲一些对方看不见的白天与夜晚。

你跟她抱怨，每个晚上纳芙蒂蒂都会拍着她“拿”回来的金色棺椁说，这里面藏着她复国的梦，还说等她的帝国恢复了，就给你们加官晋爵，罗素是大祭司，珂莱蒂是维西尔（法官），斯黛拉当史官为她歌功颂德，而你要去给她修金字塔。斯黛拉听完笑出了眼泪，你则单手托腮，无奈地看着她幸灾乐祸的样子。

你始终不太理解纳芙蒂蒂那与生俱来的高傲，毕竟你也没当过国王。
但对她来说，糊里糊涂睡了三千年，醒来后曾拥有的一切都被黄沙掩埋，甚至有些成了大英博物馆中的展品。
从君临天下到一无所有，这样极致的落差，对于她这么骄傲的人来说，一定难以接受。

斯黛拉接着说，和纳芙蒂蒂相比，阿努永远是沉默的，虽然看起来凶神恶煞，但却非常万能。
他不仅会飙车、打架、抢东西，还会修理家具，甚至做得一手好菜。
他从不需要任何人帮忙，尊贵的纳芙蒂蒂也从不进厨房。
说这话时，她竟然眨着星星眼！
你不禁在心里默默念叨，飙车打架抢东西算什么本事，这不是违法犯罪吗？修理家具你也会啊，三百年了，你就没在地下室见过几个好灯泡。
至于做饭，哼，你会鹿血的一百种烹饪方式，怎么没人夸过你。

纳芙蒂蒂总是站在厨房门口，抱着肩膀说，“万一割伤了怎么办？我只有在为子民求雨和祈福的时候，才能勉强流一滴鲜血，我这可是古埃及贵族的血！”

你们也绝不会让她做饭，有次她要请大家吃烤肉，拿出了圣器太阳神铜币，说是能释放火焰，但看起来她多年不用，早就忘记了该如何操控。
结果别说烤肉，整张桌子都化成了木炭，最后还是阿努化解了危机。
他无时不刻陪在纳芙蒂蒂的身边，看她的眼神和看所有人都不一样。

你和斯黛拉一致这么认为，他们两个，肯定不是女王和侍卫这么简单。

“罗素呢，相处久了才发现，他像个孩子，一些特别普通的玩意儿总能引起他的注意，像是发胶、发蜡之类的，他总想试试，特别是珂莱蒂在的时候。”说完，斯黛拉又眯起眼睛，促狭地笑了。
你知道，她的意思是，罗素喜欢珂莱蒂。

你跟着说道：“对，我记得有一次，他竟然被自己从铜盘照出的怪样笑得不行，我问他，难道没见过哈哈镜吗？他摇了摇头，反问我什么是哈哈镜。”

你们不禁可怜起他来，在教堂长大的孩子，想必拥有一个相当寂寞的童年。
还有件事同样值得可怜，神父是不能娶妻的，这意味着他和珂莱蒂注定没有结果。

换作是你，才不会做什么神父，虽然你不信上帝，但你想真神不会阻碍人间的幸福，所谓的禁欲，不过是人类的曲解。

自从知道珂莱蒂拥有魔法之后，你们都很想见识一下，可她却说这种能力不能用来炫耀，自己只有帮助别人的时候才会使用。
结果，有次马虎的小丑端着杯子下楼时差点儿摔倒，珂莱蒂赶紧使用魔法，幸运的是她成功了，不幸的是好像用错了对象。
杯子稳稳地悬在空中，而本没有摔倒的小丑却因为惯性顺着楼梯滚了下来，如同保龄球一般精准打碎了老板最喜欢的花瓶。
小丑也因为骨折住进了医院，斯黛拉说清楚地记得小丑被担架抬走时，还想竖起唯一没有骨折的大拇指。

从此小丑开始了他的不带薪休假，好在伤势不重，因为不会使用手机，他常写信回酒店，想必一个人在医院实在无聊，还在信的最后嘱咐你们多给他回信。
说来奇怪，竟还有现代人不会使用手机，还记得你的第一部手机，像砖头一样巨大，那一年你戴着墨镜，穿着喇叭腿的牛仔裤，还学了一阵子霹雳舞。

斯黛拉笑着说："所以现在冒失鬼只剩下阿尔芒先生一个人了。"
"……"

说这话时，她交叠起胳膊，头卧在膝盖上，你注意到她手腕上的铃铛，那上面的图腾总让你觉得有些熟悉。
她说，那是她去世的外公留给她唯一的礼物。

"你知道么，我的家族有深情的传统，"她说。
"嗯？"你等待着她继续诉说。
"我的外公，叫作约翰逊·卡文迪许，他死在很久以前的一场战役中，外婆说，他是整个家族的英雄，"她坐起来，看着你的眼睛，"可是啊，直到现在，外婆每天下午在院子里晒太阳的时候，还是会同外公说话，她说，只要她愿意讲，外公就一定能听见。"

说到这儿，外面的天彻底暗了下来，斯黛拉打了个哈欠，身体不自觉发起抖来，"就聊到这儿吧，阿尔芒先生，我得去睡了，明天见。"

你彻底清醒过来，看着她离开的背影，只觉得自己这一天，似乎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Dream with Stella

之后的日子，你一边寻找新的夜班兼职，一边给斯黛拉分享自己每天的生活。
你们时差不同，即使在一个酒店，也如同在两个世界。

但这丝毫不能抵挡丛生的暧昧气息，你们的感情通过一条条短信迅速升温。

“我找到了新的工作，依然是做钢琴师，这里薪水很不错，或许再过一阵子，我能为你准备一个礼物呢，晚安斯黛拉。” 02：30

“早安阿尔芒，祝贺你，不过对我来说，你吹奏的那首《月光曲》就是最好的礼物。” 08：15

“《月光曲》实在太过草率，我想知道，或许你有什么特别想去的地方，是我能陪伴和效劳的呢？ 22：25

“实不相瞒，我一直很想去哥本哈根看看，特别是那座小美人鱼雕像，你知道的，我写过很多童话，而丹麦是童话王国，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城市。” 08：00

“那，来年夏天，我们一起去吧。” 21：30

编辑完这条短信，你的眼前出现了丹麦的海。
许多年前，你曾途经过那里。
那时安徒生已经去世，而小美人鱼的铜像还未建成。
哥本哈根只是一座再普通不过的城市。
那时的你孤独而自闭，一切迷人的风景对你来说都太过稀松平常。

如果是和斯黛拉一起，对那里的印象，会变得与众不同吗？
虽然距离出发还有很长时间，但你已经迫不及待，甚至将存放琴谱的盒子清空，将你所有的钱都放了进去，尽管只有不到一千英镑。
而去一趟丹麦，怎么也需要五千英镑。
你决心从现在开始努力攒钱，作为一个绅士，你可以独自贫穷，但绝不能在爱人面前落魄。

你想了想，在盒子封面写上，“Dream with Stella（与斯黛拉一同做的梦）”。
你无比确切地相信，这是一个注定会实现的梦。

9¾ 站台

直到有天，你醒来收到了斯黛拉的一条奇怪消息，那是一个定位，在玫瑰花园站的旁边。
你有些疑惑，但还是照着定位寻了过去。

是那次停电后走的通道尽头，一个被废弃的城铁车站。
车站的站台一半通向漆黑的隧道，另一半却是露天的，露天的一侧有块像海浪的铁板，遮挡住了一半站台。
你顺着长满青苔的台阶向上，很明显，这里已经很久没有人打理过。
可走上站台后，眼前的情景让你呆住了。

站台旁的隧道内，是“蓝天白云”。
“蓝天”是用一颗颗蓝色气球铺满了椭圆隧道的顶板，顶板两侧的灯把“蓝天”照得透亮，“云朵”是棉花，挂在蓝色气球的绳子上。
废弃铁轨两旁的野花随风摇曳，一个木牌立在隧道和露天中间，极为显眼。
“阿尔芒的白天”，上面这样写着。

这是斯黛拉特意为你布置的，你从未见过的白天。
怀着惊喜，你决心设计一份回礼，你花了整整两个夜晚，**在站台一侧铁板的高处凿出许多个大小不一的孔洞，和一个镂空的月牙。**
然后，你又在另一侧墙上用油彩描绘出黑夜和云朵，等到白天，阳光照进这里，**那一侧铁板就如同放映机，把“星星”和“月亮”的光影投射在画有黑夜的墙上。**
做完这一切，你在那块木板的反面写下，“斯黛拉的夜晚”。

最后，你给她发送了位置。

等到清晨，你没有回去休息，你想亲眼看看她收到这份礼物时的表情。

她果然来了，穿着一条橙黄相间的碎花裙子，整个人看起来优雅而明媚，如同巴黎左岸街边的法国少女。
她看见了木牌，也看见了你的回礼。

阳光逐渐强烈，无数如同星星的光斑投射在黑夜，穿行在云朵间，映在她美丽的侧脸上。
月亮高悬，却是温暖的，不会让她心生恐惧。
她笑了，比阳光灿烂万分。

你从隧道探出身子，她终于注意到了你。
部分阳光被遮挡，像手术刀一般将光斜切开。
你们相对而站。
光洒向她，照在你为她描绘的夜晚中。
而你就站在她对面的阴影里，那是她为你装潢的白天。

光与影的界限是如此清晰，这样一个废弃车站，收容了被劈开的昼夜，收容了你们。

你站在昏暗的白天，而她站在明媚的夜晚。
那道被斜劈开的阳光，像是魔法世界与麻瓜世界的入口。

她走近你，踏过木牌，在你的这端，她抱住了你。
你也回抱住了她。

“这是属于我们的 9¾站台。”

这是属于你们的定情时刻。

在酒店的日子终要结束，地铁站的修缮已经竣工，你该回去了。

毕竟就算住在酒店的地下室，也要付租金的，而现在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存钱。
你还没来及和其他人说，就被告知大家都打算退房了。

那么今夜，或许就是你们留在酒店的最后一晚了。

任务：

1. 你独自呆在房间，突然回想起你曾答应过小丑，要给他寄信的事情。
这是一张刮画明信片，请用笔画出或写下你和斯黛拉经历过的最有趣、最难忘或最浪漫的事情吧，小丑看了一定会很高兴的。
全程独自创作，谁也不要偷看哦～

2. 这是你们在酒店的最后一晚了，有什么对大家的祝福，不妨表达出来吧。

（小丑说，别再往前走啦，请在这里等一下他）

晚宴时，斯黛拉因为狼人的体质开始瑟瑟发抖，大家都劝她早些休息，可她不愿回房睡觉，你理解她的心情，这样的快乐太过稀有，谁都不想让它这么早就结束。

珂莱蒂为她披上大衣，希望能让她更暖和一点。而你走到壁炉前，跳动的火苗让你害怕，这完全是来自生理的恐惧，但为了能让房间更暖一点，你还是努力克服了恐惧，亲手添上新柴。

一旁的纳芙蒂蒂向大家描述着古埃及曾经的壮丽景象，她有些喝醉了，神情骄傲，手舞足蹈。
阿努在一旁默默倾听着，紧锁的眉头舒展开，眼神中是罕见的柔情。
罗素抚摸着胸口的十字架微笑，看得出来，他很喜欢和大家待在一起。

你叹了口气，你曾以为，自己注定永世孤独，直到今天才发现，原来有一群人和你同样孤独。

这个世界有太多神秘的奇迹，可它的光芒太过耀眼，灼伤了热爱太阳的信徒。
有些人沉睡千年，不见旧时帝国，有些人才华横溢，却几多坎坷。
有些人被选中侍奉上帝，有些人生来被主抛弃。
有些人生来善良富有正义，却被旁边说成是执拗的怪胎。
有些人生来无法拥抱天赋，却得接受天赋伴生的痛苦。
有些人生来是冷血的影子，却对光明充满爱意。
这古怪的世界，多数人追求现世幸福，少数人祈求生来完整。

“但依然感谢这次相遇，让我们彼此能有所慰藉。”你小声呢喃。

斯黛拉依然强撑着精神，与你并肩靠坐在壁炉前的沙发。她冷得瑟瑟发抖，你赶她去睡，她却说什么也不肯离开。

“你不困么？阿尔芒。”她问你。

“我会睡一整个白天，你知道，我注定是昼夜颠倒的。”你笑着说。

“一定很孤独吧。”
她摸了摸你的脸，指腹温暖，却烫在了你的心上。
你完全没有预料到，惊讶地望着她。
她满是倦意的脸上，因为酒精泛起红晕，眼神有些迷离，写满了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看得出来她有些醉了。

“时间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我们就像灯塔水母一样永生，”沉了一会儿，你告诉她，“所以生命对我来说，如同一场诅咒。”
三百年来，你只有贝多芬一个朋友，这并不是因为你性格孤僻，而是你无法承受离别。
看着他变得苍老然后死去，而你始终年轻，这像极了一种背叛。
所有人类，甚至是斯黛拉作为狼人的寿命，对你来说，都只是须臾，太过短暂。

斯黛拉看着你，她的眼中全是心疼，“可就算是这样，你也会有想要抓住的东西吧。”
“既然生命是无穷无尽的，那么相比之下，所有稍纵即逝的快乐，都是永恒，不是吗？”

她的话点醒了你，你闭上眼睛，眼前是她拉过你的手，跑上公交车；是你们一起牵手，走出停电的地铁；是你在夜色之下为她吹奏月光；是你，在人群之中看见她。
历历在目，清晰可见。
如同电影放映，精确到每一帧。

怎么会不是永恒呢。
因为这些记忆，漫长的人生，好像忽然没那么寂寞了。

"我想要抓住你。"
这就是你此刻，心中唯一的想法。

她从壁炉中拾起一根还未燃尽的柴枝，甩了一下，柴枝熄灭，顶端冒出白烟来。她一只手抓住毯子的两个对角包裹住自己，另一只手挥舞着柴枝，白烟化为一个圆圈。
"Expecto Patronum（《哈利玻特》中的守护神咒语）!"

她的行为太可爱，以至于让你笑出了声。
此刻她真像是从书里走出的魔法师，赫敏，或者金妮。
她同样笑着，深深地回望着你，你能从她的眼睛里看到自己，是那么自在松弛，好像此刻，你们只是一对平凡的恋人，而今晚，只是朋友之间一次稀松平常的聚会。

柴火快要烧尽，你赶紧添上新的。
橙黄色的火光照亮她的侧脸，和她手中拿着的红色小披风钥匙挂坠。
她说过，那是她亲手为她养过的一只小鼹鼠缝制的。

"可那明明，是一只蝙蝠啊。"你小声嘀咕。

作为吸血鬼，你有着人类遥不可及的寿命，这漫长的百年漂泊，让你早就忘却了因果注定，以为自己会永远自由而孤独。
可自以为是的你啊，终归被命运牵绊着，回到了斯黛拉的身边。

突 变

2013年，也就是九年前，你兜兜转转回到了伦敦。
人类借助科技令世界日新月异，街头巷尾皆是车水马龙，但你确信，泰晤士河畔的晚风两百年来，从未发生过变化。

漫长的生命里，所有的“一成不变”都会让你产生一种稳定的欣喜。

你回到了位于伦敦郊区的城堡，如今该称之为是古堡了。

它变得残破不堪，你感到疑惑，推开门，福瑞克没有出现。

你推开一扇又一扇门，在不同的房间中寻找他，直到你走进原本属于父亲的房间。

里面全是消毒水的味道，屋里堆满了冷冰冰的实验器械和瓶瓶罐罐，这里变成了一个实验室，看起来和古堡的装潢格格不入。

而福瑞克正立在一个玻璃柜中，浑身插满了管子，周围都是透明的液体，他紧闭着双眼，一动不动。

你用力拍打着玻璃，大喊他的名字，但他毫无反应。

就在这时，你的后脑突然遭了一记重击，猝不及防地，你昏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脚边剧烈的灼烧感使你惊醒，一抹光照在你的脚趾上，脚面已经烧没了皮肉。

你抽回脚，抬起头，高耸的窗户透出一方蓝天，哪怕是这样微弱的阳光，你的眼睛依然感到刺痛。

“这简直是吸血鬼的处刑台！”

你抱怨着，拼命向背光的角落爬去，趁着这该死的阳光还没把你燃烧殆尽。

正午时分，阳光透过窗户洒下一片末日的圆。

你努力将身体蜷缩在阴影中，眼前扇形的光柱，像极了一把锋利的剃刀。

有人拉开了门，门口站进来了几个人，从他们的身后传来一阵夸张而刺耳的声音，

“你和那个老家伙一样，都是纯种的？”

你没有回答，透过阳光，你无法看清说话人的五官，**只知道他是个讨人厌的人类，带着美国口音。**

“不知道你的血，是否能制造出更优秀的……新吸血鬼呢。”

“你抽了福瑞克的血？”你感到骇然，瞪大了眼睛，吸血鬼的血不可再生，抽血等同于谋杀。

你的眼睛变得猩红，露出了獠牙，打算给他点颜色看看。
他往门口退了一步，剩下的几个人冲了进来将你团团围住，他们同样有着红色的眼睛和尖锐的獠牙，看来，这便是那人说的，他培养出的新吸血鬼。
你和他们扭打在一起，很快寡不敌众，被死死押在地上。
阳光透过天窗洒下的光柱，离你的额头只有五公分。

“很快就到你了，等那个老家伙，没有了血之后。”
说完，他便带着那些吸血鬼一同离开了，而你，从此被锁在了这间处刑室中。

你 好 小 甜 点

没人知道，吸血鬼也会被饿死。
你被关进古堡的处刑室已有数月，时间不可果腹，你能吃的只有废弃血袋里的残汁。
虽然能维持生命，可长期得不到营养，你的皮肤失去水分，变得形容枯槁，极其瘦弱，这是那个“强盗”给你的教训。
你想将翅膀召唤出来，却因为饥饿始终无法成功。
你没日没夜地诅咒那个混蛋，发誓只要能逃离，一定要在临走前放火将这里的所有人都烧死。

直到平安夜，你听到门外吵闹异常，却听不清发生了什么。
忽然，杂物间的门开了，一个女孩被丢了进来，她看起来只有十多岁。

女孩怕极了，谨慎地打探着四周，你躲在暗处，饥饿感侵占了你的理智。
她好香，比起食物的味道，她多出一种甜香。
趁她没有注意，你快速窜到她面前，用枯瘪的手抓住了她的脖子，眼睛冒出红光。

你注视着她，红扑扑的小圆脸，像醉人的樱桃，看得出来，一定特别好吃。

“你好，小甜点，”你慢慢举起她，“对不起，我太饿了。”

就在你的尖牙咬破女孩的脖子时，你看见她脸色发紫，却还是颤抖着从口袋里拿出了几颗糖果和饼干。
“饿的话，我可以把它们给你。”

听见这话，你一下子清醒了，你究竟在做些什么啊。

你想要杀了她，她却给了你一颗糖。

你把她放了下来，接过她的点心，缩回角落，开始狼吞虎咽起来。
她躲得很远，身体因为害怕抖如筛糠，却好奇地问你：“好吃吗？这是外婆给我留的点心，怪我因为贪玩，被抓到了这里。”

说完她无助地啜泣起来，把脑袋埋进双膝。
你看着她，她的脖颈处留下了你的齿痕，如同一个月牙。
你又看了看手心，还剩下一颗糖果。
你把最后的糖果扔回给她，她愣了愣，剥开糖纸吃了。

“果然很好吃。”她舔了舔嘴唇，果然是小孩子，早忘了上一秒钟自己差点没命。

紧接着，她告诉你有好几个人都被抓了进来，你挠了挠头，告诉她看在糖的面子上，会尽力保护她。
“白发叔叔，你真是个好人。”
叔叔？你在吸血鬼的世界，可还是个少年呢。

你深吸了一口气，不断安慰自己，童言无忌。

“闭上嘴吧，小家伙。”

没一会儿，杂物间外越来越嘈杂，女孩趴在门上仔细听着外面的声音，忽然门被撞开，女孩摔倒在地，昏了过去。
门外火光冲天，一个似人似狗的巨型怪物从门口跑过，手里攥着吸血鬼的脖子，如同死神。

好机会，你能离开这里了。
大火逼近，你抱起晕倒的女孩，逃出处刑室，迅速跑到了实验室。
你必须唤醒福瑞克，带他一同离开。

福瑞克依然在玻璃柜中，看起来如同泡在福尔马林中的干尸。
你的身旁不断传来爆炸声，破碎的玻璃刺破你的皮肤。
你拼命敲击着玻璃柜，可没有任何作用，你并不想就此放弃。
“醒醒，福瑞克！我回来救你了！”

如同幻觉一般，他睁开了眼睛，嘴唇颤抖着，却依然是那副熟悉的笑脸，他已经说不出话，但你能分辨出他的口型。
因为这么多年，他总会站在门口等你回家。

“欢迎回家，少爷。”
他说完，就再也没有了反应。

你心痛难忍，悲愤交加下，你抄起手边的金属仪器在房间里乱砸一气，整个实验室一片狼藉，被你彻底摧毁，似乎有什么红色的东西掉落下来，但你根本顾不上。

做完这一切，整个古堡只剩下处刑室还没有被火海侵袭，你带着女孩返回处刑室，看向天窗，再次试图召唤出翅膀，“这是仅有的机会了。”

你咬紧牙关，卯足力气，将注意力集中在背部。
有什么东西冲破了你的衬衫，象征着恶魔的黑色翅膀徐徐张开。

就在这时，那个囚禁你的混蛋匆匆赶来，抓住了你的脚踝。
“你别想跑，”他身上充斥着火焰，像是真正的恶魔。

他撕扯着你，为了保护女孩，你的衬衫被挠出一道道血印。
你愤怒极了，但火势太猛，你不能恋战。
躲闪过后，你继续向天窗飞去，他奋力跳起牢牢抓住你的裤腿。

“我的实验室毁了，这都怪你。”他绝望地嚎啕。

你看着他狼狈且狰狞的样子，只觉得好笑，他毁了你的家，杀了福瑞克，现在竟还敢冲你叫嚣？

“是吗？那你就和你的实验室一起毁灭吧。”
你一脚将他踹开，他顺着烟囱般的管道掉落，声嘶力竭地大喊着。
可随后就是一声剧烈的爆炸，将他绝望的嚎叫掩埋。

你终于离开了古堡，太久没有飞行，你很快就失去了力气，但你始终紧紧抱着女孩，她脖子上被你咬出的伤口还在渗血，你感到愧疚，又有些心疼。
除了酒，你不屑于品尝人类的任何食物，所以，你还是第一次感受糖果的味道。
你没想到，竟然比鹿血更甜。
但你却差点杀死这给了你糖果的女孩。

终于，你筋疲力尽，从空中坠落，树枝不断划破你的身体，你的衬衫已经碎得不成样子。
你摔得很惨，但好在女孩没事，她躺在地上，面色红润，就像睡着了。
天快亮了，太阳会从东边升起，你该找个地方躲起来。

但……

“就这样吧。“

你跪倒在地，昏了过去。

鼷鼠先生

再度醒来，你发现自己来到了一间阁楼。

一个如同糖稀般的胖婆婆正在打扫，“我都这把岁数了，竟要帮斯黛拉给一只大耗子打扫房间。”

“大耗子？”

你满脸疑惑地坐了起来，却发现自己的手变得又小又细，还有了一个毛茸茸的大肚子！

你想说话，却只能发出“吱吱”的声响。

“你这个老巫女，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老巫女打扫之后，留下了一盘面包屑，你饿极了，将面包屑一扫而光，真是奇怪，以前怎么不知道，人类有这么多好吃的东西。

吃饱后你看了看自己的身体，分明就是蝙蝠的样子，只不过翅膀已经消失。

大概是体力耗尽，你变回了原形，这还是三百年来的头一遭。

好在你记得《吸血鬼自救手册》上曾经写过，如果意外变回蝙蝠，无需过分担心，只需静养些时日，即可恢复人形。

就在这时，阁楼的门开了，探进来一个圆圆的小脑袋瓜，一双大大的眼睛。她就是那个你救出的女孩儿。

她的眼睛红红的，像是哭过。

她向你走来，将你一把抱起，你并不适应这种体型差，冲她大叫，“吱吱！（快放开我！）”

你蹬着小短腿，想要逃脱她的魔爪，她却将你紧搂在怀。
“这才不是大耗子呢，这是鼷鼠。”她信誓旦旦地说着。

拜托，这是蝙蝠，你无奈至极。
她将你抱得很紧，你根本喘不过气。

就这样，你开始了被“囚禁”的生活。
而她，就是斯黛拉。
是她醒来把你从森林带回了家，你以为的老巫女是她的外婆。

你本以为可以好好休憩，却不想斯黛拉似乎将你看作了她的宠物。
她常在你白天睡觉的时候，给你送来许多坚果，还会为你穿上她亲手缝制的小披风，你无法反抗，只好象征性地左蹦右跳，好让这位小姑奶奶开心，能换你一时清静。

她总是抱着你，甚至某个下午，还轻轻亲了一下你毛茸茸的脑袋。
你瞪大了双眼，尽管睁得再大也只有绿豆大小。
你害羞极了，小爪子拼命扒拉着，想挣开她的手。
可她却始终不肯放手：“鼷鼠先生，你是哪个国家的悲惨王子呢？”
在之后的一个深夜，你身体的伤口完全愈合了，又变回了人形。
从阁楼的箱子里，你翻出了几件还算合身的旧衣服，幸好斯黛拉习惯早睡，你可以趁她不注意离开这里。

你轻轻打开了地板上的门，蹑手蹑脚地走下楼梯，正下方就是斯黛拉的房间。
深蓝色的纱帐，遮在床的四周，整间小屋都黑漆漆的。
她睡着了，却蹙着眉头，脸红扑扑的，看起来像是高烧，脖子上有一个明显的月牙形状的疤痕。
你有些心疼，不知能做什么。

最后你探下身子，并不想打扰她，就只是轻吻了她的额头。

“再见了，小甜点。”

从此一别九年，直到命运指引着你，在公交车站与她重逢。

她长大了，但你一眼就认出了她，只因她脖子上的月牙疤痕。

这时，一块靠近大厅天花板内侧的墙皮脱落下来，落到纳芙蒂蒂的汤碗中，她立刻抱怨起来，打断了你的回忆。

你们抬头看去，**墙皮脱落的部分，露出焦黑色的砖墙，看起来像是被火烧过一般，部分砖体上还能看到清晰的抓痕。**

你忽然想起九年前去的那间古堡，同样位于伦敦远郊的森林之中。

“这块墙皮怎么又脱落了？”

小丑看见后，抱怨地说道。

任务：

1. 确定拉菲酒店和古堡之间的联系。

2. 和大家分享在古堡中你遭遇的一切。

3. 隐藏自己曾变成“鼹鼠”，“借宿”在斯黛拉外婆家的事情。

毕竟这对于一只吸血鬼来说，有些太丢人了！

（小丑说，别再往前走啦，请在这里等一下他）

二十三分十五秒

看着大厅里睡作一团的五个人，你知道，自己是时候离开了。

你再次亲吻了斯黛拉的额头，轻轻触碰了一下她脖子上的月牙疤痕。
“怎么会不寂寞呢。”
几百年来，没有一次会像今天，你是如此不舍。

小丑还醒着，他送你走出酒店，握住你冰凉的手，要你记得平安夜的约定。
你点了点头，答应了他。

平安夜么，耶稣的生日。
还是三百年来第一次，这样憧憬为他庆生呢。

你回到了地铁站的储藏间，将老板结算的报酬丢进盒子里，已经攒了将近一千四百英镑了，照这样的速度，明年夏天之前，除了丹麦，说不定你们还能去瑞典转转。

一周后的晚上，恰逢晚高峰，人们络绎不绝地沿着玫瑰公园前往地铁站。
人群拥挤，你和斯黛拉反向而行，像是穿过整个沙丁鱼群。
但你不担心会被人群冲散，因为你始终紧紧牵着斯黛拉的手。

走在玫瑰公园通向公交站的街道上，你嘴里小声念叨着，“日落后的二十三分十五秒，比昨天提前了三分钟。”
她问你在嘀咕什么，你说，那是从太阳开始落山，到她开始感觉到寒冷的时间。
夏天会长一些，冬天会短一些，但总不超过半个小时。

她很好奇，问你如何能精确到秒。
你侧过头看着她，抬起手摸了摸她的脸，手指落在她的眉毛上，轻轻刮着轮廓。

“因为当你不舒服的时候，就会下意识地皱眉。”

你知道，哪怕她已经冷得说不出话，还是不肯回家，只是想要和你多待一会儿。为了能多待一会儿，你们想过无数办法来制造有可能的约会。

你们尝曾试在清晨见面，那时太阳还没有完全升起，你们小心谨慎地沿着路边的阴影走，可是，只是街边露出的一小束阳光，就让你的一只胳膊严重烫伤。
斯黛拉也去地铁站找过你，那震耳欲聋的噪音，让她的耳朵格外疼痛，你看着她皱起的眉头，无比心疼。

最后你们只能选择日落时分，在玫瑰公园的地铁站外相见。
每次见面她都会带一个自己做的蛋糕，有时太甜，有时太糊，但你总是狼吞虎咽地吃完，并称赞味道可口，像九年前她在古堡里递给你的糖和点心一样好吃。

尽管你们见面的时间只有二十三分十五秒，甚至明天就会变得更少，可你不在乎，这是你对爱的觉悟。
哪怕有时候你们什么话都不说，你依然觉得只要她在你身边，就心满意足。

新工作的酒吧离斯黛拉的家隔着几个街区，你习惯先送她回家，再去上班。
你们坐在车上，她靠着你的肩膀，你便把肩膀放低一些，好让她靠着更舒服。
多么荒唐的组合，可你们沉溺其中，不可自拔。

她说，就在那场她外祖父丧生的战役中，他们失去了家族的圣物，因此才变得畏寒并恐惧夜晚。
你将她揽得更紧了一些，尽管你同样是冰冷的，但你依然希望，能为她隔绝寒冷的夜风。

漫长的时间对你来说，究竟有何意义呢？
你的每一天，都是为了这二十三分钟而存在的。

异变

将她送到家后，你没有立刻离开，你想看她房间的灯亮起后再走。
可房间的灯却迟迟没有亮起，紧接着，你听到了有人倒地的声音。
斯黛拉？还是她外婆？

正当你想冲进去看看时，门突然开了。
是斯黛拉的外婆，她穿着一件粉色呢子外套，表情严肃，和斯黛拉描述中的那个温柔和蔼的老太太截然不同。

“如果你真的爱斯黛拉，就该离她远一点。”你没想到，她的开场白竟这样直接。
你鞠了个躬，“请允许我先做个自我介绍，我是个……”
没等你说完，她就打断了你，**“我知道，你是吸血鬼，你或许能欺骗别人，但我太了解你们了。”**
她顿了顿，言辞冷漠：“所以你同样应该知道，狼人是不能触碰吸血鬼的。”

“为什么？”你从未听过这样的说法。

“当然是因为你父亲曾立下的诅咒。请不要再揣着明白装糊涂了，原谅我如此失礼，但这完全是为了我唯一的宝贝，斯黛拉。要知道，狼人和吸血鬼不同，我们的寿命有限，可现在她正因为和你见面发起了高烧，”她叹了口气，“如果你真的为她着想，就离她远点儿吧。”
说完，她便关上了门，徒留你站在门外，呆呆地站了一整夜，直到快天亮，才匆忙赶回了家。

等你回到地铁站，发现狭小的储藏间里正坐着一位不速之客。
那是你的父亲，两百多年没见面，他依然英俊，且不可一世。

“我来是想看看，德古拉家族的小儿子，怎么会如此狼狈。”他坐在棺材盖子上，

把玩着你珍藏的爵士乐黑胶唱片。

"我永远高贵的父亲大人，这么多年没见，不必一上来就嘲笑您无能的儿子吧。"

你无所谓地笑笑，拉了把椅子坐在他对面。

他的表情突然变得很奇怪，猛地凑近你，拉住你的胳膊仔细地闻，然后瞪大了双眼："怎么会……你的身上，有不属于吸血鬼的味道。如果我没猜错，那是狼人家族的气味！"

"您的嗅觉真是灵敏，是的，我在和卡文迪许家的斯黛拉小姐约会。所以，我好奇的是，您究竟在吸血鬼和狼人之间立下过怎样的诅咒？"

除了他，没有人能解答你的疑惑。

"你怎么会知道诅咒的事情，"父亲有些慌乱，他在狭小的空间里边摇头边踱步，"当初我拿了卡文迪许家的红宝石，尽管现在已经落入他人手中，但……但你离开家后，因为那块红宝石，德古拉和卡文迪许爆发了严重的战役，他们的领袖约翰逊对我穷追不舍，甚至想要杀掉你的母亲。逼得我只能联同其他吸血鬼一起在祭坛立下血咒，要狼人永世无法触碰吸血鬼，否则就会恶疾缠身，寿命消减。"

约翰逊……怎么会这么耳熟。

记忆在大脑中飞速掠过，终于定格在那个夜晚，斯黛拉靠在你的肩膀，说起她的外公，约翰逊·卡文迪许。

"他死于一场战役，是整个家族的英雄。"

怎么会有这样荒诞的事情，你的父亲偷了他们家族的圣物，杀了她的外公，还立下血咒，令狼人从此不能触碰吸血鬼。

回想起你们之间的牵手、拥抱，回想起她小时候的高烧和那皱起的眉头，原来那不仅仅是因为冷，而是因为她在触碰你，一个在让她缓慢自杀的吸血鬼。

你感觉头痛欲裂，整个脑子嗡嗡作响，父亲再之后说的话，你几乎全都没有听见。

只记得父亲最后拍了拍你的肩膀，再次叮嘱你红宝石已经不在他的手中，拿走红宝石的是一个人类，他与那人类做了交易，不日就会带着母亲搬到冰岛居住。
“永居，不用掩饰自己的身份，也不用六十年一辗转，”父亲的眼神中是无限的憧憬，

说完，他就离开了，徒留你一个人呆在漆黑阴暗的储藏间里。
过了不知道多久，忽然有人敲门，究竟什么时候开始，你这储藏室变得这样热闹。
你摇摇晃晃地走过去打开门，发现门口站着一个穿棕色风衣的男人。
他头发稀疏，左脸有块疤痕，看起来像是烫伤，他的鼻子又小又翘，十分滑稽。

“你好啊，正式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怀恩·史密斯。”
他这副自来熟的样子让你很是不爽，你确信你并不认识他。
他却不由分说地挤了进来，并把门关上了，“这么落魄的吸血鬼，我还是第一回见到呢。”

“所以，你有何贵干？”你没心思和他打哑谜，你受到的刺激已经够多了。

“阿尔芒，你难道想躲在这里生活一辈子么？”
“什么意思？”

“我可以帮你，政府在冰岛为吸血鬼族群建了基地，用特殊材料彻底将阳光隔绝。如果你愿意，明天就可以搬去，那里都是和你一样的吸血鬼，包括你的父母，你可以搞你喜欢的音乐，再也不用害怕阳光。”
接下来，他滔滔不绝地说着已经多少个吸血鬼搬了过去，并在那里过着幸福而快乐的生活。

不出意外，他就是那个和父亲做交易的人类，他看起来像在传销，你当然知道他不会这么好心，只是这么多年，你看似融入了人类社会，但与生俱来的隔阂却永远无法打破。

或许你该放弃，毕竟，斯黛拉也并非人类，但……有件事你要问清楚。

“那斯黛拉呢？”你问道。

“她自然有她的去处，”他拍着你的肩膀，像是听了什么笑话：“你怎么可能和她在一起呢，你们永远是对立的，就像白天与黑夜。”

你可以忍受任何人对你的嘲讽，但唯独不能沾上斯黛拉。

“对不起，我自由惯了，对你的提议，没有任何兴趣。”你僵硬地回复他，并站到门口，拉开了房门，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他一点也不惊讶，没再做任何争取，就这么跨出了房门。

离开之前，他森森地说了最后一句：“我早就知道你不会答应，我根本就是白跑一趟，但等着瞧吧，**我的老朋友。**”

说完，晚间的最后一班地铁按时驶来，他登上地铁，冲你点了点头，与地铁一同消失在隧道。

怀着担心，你去了斯黛拉的家，站在门口踌躇许久，终于还是敲了门。

她开了门，整个人脸色苍白，眼窝深陷，头发乱糟糟的，看起来憔悴极了。

“还发烧吗？”你问她。

她摇了摇头，神色木然地走在你身边，你们没有方向和目的地走着。

“**我的外婆失踪了。**”半晌，她才讷讷地开口。

她苍白的小脸上挂满了泪痕，原来这就是她如此憔悴的原因。

你停了下来，想要拉住她的肩膀，但想到诅咒，你放下了手。

“我……”

你该告诉她真相，她才是你们两个当中，那个真正拥有选择权的人。
因为你不会放弃，你可以替父亲赎罪，被狼人家族撕咬致死也没关系，但你做不到不爱她。

然而没等说话，你看见了月亮，是满月。
“答应我，千万不要睁眼！”

“为什么？”她很不解。
“今天，是满月。”

一阵风吹过，许多双猩红色的眼睛从四面八方飞了过来。
一群吸血鬼向你扑来，直取你的命门，他们根本不想和你商量，只想要杀了你！

你想起史密斯最后说的话，原来这是一场只针对你的追杀和围剿！

你不得不和他们扭打起来，但敌方数量庞大，你很快有些体力不支，余光中看见斯黛拉就站在原地，闭着眼睛不知所措。
你想要将她抱到角落，以免她被误伤，可已经来不及了，她被一个不知分寸的吸血鬼撞倒在地，紧接着，下意识地睁开了双眼。

她无助地看着你，指甲在慢慢变长，浑身不停地颤抖，身上长出毛发，体型逐渐变大。
她跪在地上，抱住肩膀，看起来痛苦至极。
“阿尔芒，我……”

话没说完，她就变作了狼人，咆哮着站起，撕碎了无数吸血鬼的翅膀，破坏了街道和路灯。
吸血鬼们慌忙逃窜，你满身是伤地站在她面前。

“阿尔芒，快跑！”

你听见她含糊地说着，可是尖锐的爪子却在不断向你挥舞，你知道，她已经毫无神智了。

她朝你跑来，撕裂了你的翅膀，死死咬住你的手臂和肩膀。

你近乎被她杀死。

然而身体的疼痛，又怎么能和心疼相比。

你抱住了她，不断安抚着她。

“对不起，是我没有保护好你。”

“伤害你的，明明是我啊。”

斯黛拉推开了你，绝望地发出狼嚎，然后头也不回地跑走了。

那天之后，你再也联系不上斯黛拉了。

她不仅不接电话，不回消息，甚至所有的消息都显示“未读”。

在她又一次没有接电话后，你做了一个决定。

虽然身上的伤还没有痊愈，但你还是强撑着，去了祭坛。

这是三百年来，你第一次来到这里。

已经立下的血咒无法更改，毁掉祭坛等同于断了吸血鬼族群的后路。

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建立新的血咒。

只不过这一次，你诅咒的对象是自己。

你划开掌心，冰冷的血淙淙地流入祭坛，荒废多年的坛子重新焕发出生机。

它如同食人恶魔，贪婪地饮下你的血。

直到你半边身子都僵硬起来，祭坛才终于被填满。

“请归还斯黛拉失去的全部生命，令父亲的誓言在我与斯黛拉身上逆转，我愿领受一切后果，尝其所尝，苦其所苦。”

做完这一切，你失去了全部力气，跌跌撞撞走在伦敦的街上。
街上的纷扰成为你脑中的杂音，当你回过神来，发现自己竟站在教堂的门前。
那是罗素所在的教堂，是你第一次来到这里。
不知出于何种心理，你走了进去，经过狭长的走廊，你驻足在耶稣像前。

“这里已经关门了。”
罗素站在你身后，他穿着黑色的常服，脖子上依然挂着那讨人厌的十字架。
“果然，上帝也是要看表上班的。”你冷笑了一声。
罗素一开始并没有认出你，直到靠近你，他一脸惊讶。
“阿尔芒先生，你怎么……我没有认出你。”

你看着耶稣的脸，也看着十字架，“我曾唾弃过无数次，哪怕绝望的时候，我也从未想过向你求助，可是现在，我竟然想要拥有一次你的偏袒。”
“人们都说上帝有求必应。”
“所以她会好起来的，对么？上帝……保佑。”

做完这一切，你狼狈地拖着满身的伤回到地下储藏室，照了照镜子，才发现眼角多了细纹，额间有了白发。
失去的鲜血化作年纪，增长在你的脸上和身上，你竟见到了自己老去的样子。
怪不得罗素会如此惊讶。

但你不后悔，这是父亲犯下的罪孽，如今报应在斯黛拉的身上，无论出于赎罪，还是对她的爱意，你都该去偿还。

你倒头睡下，一睡就是半个月。
直到手机上的日历显示，已经是平安夜了。

似乎有什么事情被你忘了。
你侧过头，想要喝口水，却看见摆在桌子上的南瓜灯。
是了，你曾答应过小丑，要去菲尔酒店共度平安夜。

当时，斯黛拉也答应了的。

想到这儿，你挣扎着起身，换了一件风衣，匆匆乘坐地铁，前往菲尔酒店。
等你到了才发现，大家最近似乎都不如意，纳芙蒂蒂的脸色惨白，看起来没什么精神，阿努并不在她身边。
罗素依然披着那件常服，胸口绑着绷带，蓝眼睛失去了光彩。珂莱蒂走路一瘸一拐，好像腿受伤了，脸色很差，看起来像是几天没睡觉了。
阿努赶来的时候，身上出了很多汗，样子十分虚弱，白色的袖口被鲜血沁成了红色。
而斯黛拉眼圈泛红，脸颊上全是泪痕，但与十几天前相比，脸色好了一些，看起来身体已经恢复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了什么？

任务：

1. 大家似乎都遇见了那个穿棕色风衣的男人，不妨和大家分享讨论下近期发生的事情。
2. 如果大家问起你为什么骤然变老，不要说出真实原因，否则斯黛拉会担心的。

（当烛光亮起，即可翻开下一页）

不渝（向晚）

深夜的泰晤士河像正在熟睡的婴儿，不远处街区的信号灯正微微颤动，街角有警报长鸣。
刺耳的声音令市民们无法入睡，辗转反侧，他们穿着睡衣走上街头，互相大声抱怨着，根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上一次出现这样长时间的警报声，还是八十年前，法西斯对这座城市狂轰乱炸的时候。
而这次不同以往，象征着危险的警报声不过是掩盖真相的帮凶。

远郊的森林深处，草木都化作焦土，大地颤抖，瓦砾横飞。

瓦砾之下，你们六人都受伤了，好在伤势不重，爆炸的第一时间，小丑将炸弹抛出窗外，他也因此受了重伤，昏迷不醒。
你们跪在破败的酒店残垣中，耳边出现了整齐的脚步声，一束强光照在你们身上，下意识地，你们捂住眼睛，从缝隙中看见丛林里出现密集整齐的军队，正向你们逼近。

效忠于政府的特别行动队成员们身穿黑色制服，手拿“自由之国”配发的新式武器，正在有秩序地前进，想要对酒店进行包抄和围剿。

天空中传来阵阵扇动翅膀的声音，受命于史密斯的吸血鬼军队，正盘旋在你们上空。

森林深处传来了史密斯的声音，这个小人躲在暗处用扩音器指挥着部队前进。
“消灭这些怪物，为了人类的明天，为了世界的秩序，为了正义而战。”
他堂而皇之地把你们放在了人类的对立面。
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袭击，没有任何准备，一切都猝不及防。
逃跑是不可能的，你看向了斯黛拉，无论如何，她不该死在这里。

生来不同并不是你的选择，对于人类社会的生活，你时刻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你又何尝不想成为一个普通人呢，让受限的拥抱更加自由，让孤独产生意义。
可他们却要夺走这一切，你还没有告诉她真相，她还没有做出选择。

片刻彷徨，对方已做出了攻击准备。

“小丑醒了，”珂莱蒂向你们喊道。
你们看向小丑，他已经遍体鳞伤，鲜血与灰尘弄花了他的小丑妆，他颤颤巍巍地举起右手。
就在此时，史密斯指挥着部队，下令开火。
武装部队没有丝毫犹豫，一瞬间，炮弹从四面八方，如冰雹般在你们的面前砸落。
你挡在斯黛拉的面前，可一切都来不及了。

一声清脆的响指声后，一颗红色气球缓缓降落，它挡住了所有的炮弹，气球破裂，散发出一阵白色光芒。
你回头看向小丑，他的右手垂落，这是他最后的魔术戏法。
斯黛拉与你四目相对，那束白光愈发耀眼，直到她的轮廓被逐渐吞没。
再次睁开眼时，你们来到了一个从未到过的地方，飘渺着青绿色的烟雾，但四周的环境却有些莫名的熟悉。

一个人从光里走了出来，穿着一袭白袍，正是菲尔酒店的小丑。

“欢迎来到，我的玫瑰公园。”
你再次环顾四周，这才发现，这里确实是玫瑰公园。
虽然没有长椅和树木，但曲径的小路如出一辙，公园背后的废弃车站焕然一新，只是更加素朴，铁轨一直延伸到烟雾的尽头。
他为什么会在这里，他到底要做什么？

（小丑说，别再往前走啦，请在这里等一下他）

不渝（长夜）

掩体背后的特种武装部队不断射击，火药弥漫出的硝烟味刺激着他们的神经，顶针撞击底火产生的光照亮了他们无比惊慌的瞳孔。
与史密斯长官传达的情报不同，他们面前的怪物更加巨大，足有三米高。

阿努面如胡狼，看起来极为凶狠，他身处枪林弹雨之中，却轻松地举起装甲车，狠狠扔在地上。
一时间，装甲车爆炸开来，顿时火光冲天，火中的阿努看起来凶神恶煞，仿若真正的死神。
队员们宁肯做逃兵，也不敢直视他的眼睛。他的眼神像是能吐出火焰，燃尽世间一切与他作对的凡人。

第一轮部队的攻势被阿努瓦解，气急败坏的怀恩·史密斯命令大部队停止近距离射击，同时调配了大口径作战武器，瞬间，数发炮弹一同射向阿努。
一声声轰鸣之后，烟雾散去，阿努颤抖着半跪在地上，看得出来，他的身体已经到达了极限。

没有喘息的时间，第二轮进攻紧随其后。
就在这时，远处传来汽车的引擎发动声，古埃及唯一的女王正亲自驾驶着那辆黄色跑车飞驰而来，她加大马力，顺着墙板倒塌产生的倾角一跃而上，从阿努的脸边横向飞过，立于阿努身前。
车身挡住了几发猛烈的炮弹，跑车一时间炸成了废铁，好在纳芙蒂蒂早就一个翻身，及时跳车逃生。
阿努稳稳接住了她，转过身，用后背扛下了余下的攻击。

炮弹不断在两人身后爆裂开来，热浪卷起尘埃，裹挟着燃烧的残片，如同烟花般燃尽飘落。

大部队地面的火力都被阿努的绝对实力牵绊住，空中则是吸血鬼之间的宿命对决。那些听命于政府的吸血鬼们，挥舞着黑色的翅膀，有如成群的渡鸦，围绕着你不断盘旋，他们不肯正面进攻，屡屡试图偷袭。

但与曾经不同，这一次，你明显占据上风。

如若不是过去的自己太过倾心于人类社会，那些卑微的现代吸血鬼又怎会是你的对手？

回想起曾经的屈辱和斯黛拉的眼泪，你气愤至极，找回了作为纯种吸血鬼应有的实力，只见你的眼眸散发出深红色的光，如彗星般不断突破围剿，穿梭逡巡在夜空之中。

那些吸血鬼们渐渐招架不住，四散奔逃，就在你即将掌握制空权时，地面部队的抓捕网枪找到了机会，释放出专门对付吸血鬼的巨网将你罩住，高强度材料制成的巨网内部布满了无数细小的倒钩，那些倒钩毫不留情地刺入你的皮肤，你的翅膀被迫紧紧束缚，不得不直直地坠落下来，硬生生摔倒在地面上。

地面部队一见收网，迅速向你靠近，一时间你危在旦夕。

忽然之间，边缘的暗处迅速闪过一个黑影，电光火石间，队员手中的武器纷纷被打落，双手和胳膊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伤口，如同被猛兽的利爪侵袭。

他们这才注意到，今夜万里无云，只有一轮圆月高挂，冷漠地看着这无可救药的世间。

斯黛拉化身狼女，挡在你的身前，锋利的狼爪轻松划破了巨网。

恢复自由的你惊讶地看着斯黛拉的背影，与之前斯黛拉暴走的状态不同，这次的她拥有神智，身型与变身前相差不多，因此行动更加敏捷。

她站在你前面，只身面对着重新集结的部队，正蓄势待发。

她摇动着手腕上的铃铛，发出阵阵清脆的响声。

远处有狼族的嚎叫声，从森林深处传来。

那是她召唤来了卡文迪许家族的旧部，他们冲散了特种队员的阵型。

“保护我们的首领，不惜任何代价！”

“吓到你了么？”

斯黛拉回头看向还趴在地上一脸惊讶的你，露出了微笑，她狼牙微露，因为变身的关系，不得不微微吐着舌头，在你看来，竟有些……憨态可掬。

“你还是更像哈士奇，”你看着她可爱的样子，不禁失笑，随即迅速站了起来。

在狼族面前，自己确实有些丢人了。

“说起来，你还从未邀请过我跳舞，”斯黛拉小声说道。

你有些惊讶地看向斯黛拉月光下害羞的脸，你知道，她在羡慕珂莱蒂。

一声“开火”的命令发布后，无数子弹倾泻而出，直直地朝着你们二人射来。

弹雨之中，你掸了掸手上的灰尘，张开一侧的翅膀，挡在了斯黛拉的面前，她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

你侧头看向她，一改从前那副玩世不恭的慵懒样子，面带微笑，如同真正的贵族。

“那不如，就现在吧。”

你们利用着各自的能力优势，闪转腾挪，躲避子弹的同时，互相交错配合进攻，如同精妙绝伦的探戈舞者，在晚宴之上，献上最后一舞。

酒店废墟的一侧仓库内，两三个追兵渗透了进来。

追兵举起枪正要射击珂莱蒂，珂莱蒂假装惊恐，只见一把铁锹从角落悄悄飘到他们身后，结实而有力地依次拍在他们的脑袋上。

三个人瞬间倒地不起，罗素捡起地上的十字架项链，恢复了身型，两人同时松了

口气。

战争进行到现在，史密斯派遣的特别行动队被尽数瓦解，胜利的希望就在眼前。

就在这时，一发闪着红色光芒的炮弹，从远处急急追来，瞬间击中了仓库，爆炸冲倒了罗素和珂莱蒂，仓库彻底坍塌，掀起阵阵浓烟。

仓库外的你们一齐看向炮火发射的位置，是史密斯，他正驾驶着一辆特殊的装甲车，车上搭载着炮塔，看起来如同坦克。

炮塔背后闪烁着红光，这是史密斯最后的王牌，疯狂的他竟然利用红宝石的能力，将其制作成了武器。

很快，长长的炮筒指向已经筋疲力尽的你们。

“怪物，就该用对待怪物的方式。”

史密斯用喊话器，发出对你们最后的宣判。

你们四人眼神交错，都有些慌乱，只有纳芙蒂蒂依然保持着冷静，曾经的君王向来是掌控全局的棋手，她迅速部署好了接下来的安排。

她和阿努去装甲车前引开史密斯的注意，而你和斯黛拉趁此机会跑向仓库营救罗素和珂莱蒂。

你们顺利到达仓库，扒开瓦砾，巨大的横梁正压在罗素身上，他浑身是伤，已经奄奄一息，却还是用身体护住了珂莱蒂。

珂莱蒂在罗素的保护下，只有一些擦伤，她拼命想将横梁推开，却因力量悬殊，始终于事无补，你和斯黛拉赶快合力将横梁移开，救出了罗素。

看着重伤的罗素，珂莱蒂流下了眼泪，她痛恨这样无用的自己。

罗素心疼极了，轻轻抹去她的泪水，可伤口的疼痛，让他说不出话来。

四人终于会师，炮击声却再次传来。

炮弹向着阿努与纳芙蒂蒂的方向发射，几乎丧失战力的阿努颤抖着起身，再一次挡在她的面前。
他知道，以他现在的状况，根本无法抵挡这沉重的一击。

但，自以为是的骑士为骄傲的公主战死，这将是他最好的归宿。
“这颠沛流离的一生，到此终止吧，我的命运。”

就在炮火即将击中他的刹那，纳芙蒂蒂冲到他身边，将他一把推开，炮弹沿着他们飞过，在身后的废墟之中炸开。

阿努震惊地看着她，她的眼眶中噙满泪水。
“我不允许你，自以为是地，保护着我。”
说罢纳芙蒂蒂就倒在了阿努的怀里，阿努怀抱着她，只觉得双手被什么东西打湿了，低头一看，一根钢筋穿透了纳芙蒂蒂的腹部。

她是那么骄傲。
又是那么脆弱。
一直以来，她都只是一个平凡的人类。

“不!!!”
阿努近乎咆哮，纳芙蒂蒂却一巴掌扇在了他的脑袋上。
“我还活着呢！快把我放下来，想办法把那个混蛋揪出来！”

随后她就挣开了阿努的怀抱，向你们走来。

“我们得摧毁他的红宝石。”
你看向斯黛拉，那曾是狼人家族的宝物，没有人比她更了解红宝石。

“外婆说过，红宝石的构造极其坚硬，世间没有事物可以将其摧毁，”斯黛拉垂下头，躲避着你的眼睛，半晌，她突然想起了什么。
“可外婆也说过，红宝石曾引起过爆炸，有一任领袖想要复制红宝石制作武器，来称霸人类世界，于是将两颗红宝石制成的箭头碰撞，紧接着，就发生了爆炸。”
“也就是说，两颗相同物质的红宝石接近，就会自毁……”你喃喃自语。

你们看向罗素胸前的十字架项链，项链上的红宝石正闪烁着微弱的光芒。

罗素捧起十字架项链，他像是做好了觉悟。
“你们只要把它扔向史密斯的装甲车，我会亲手将它毁灭。”

“不行！这太危险了！”珂莱蒂极力反对。

你们沉默不语，因为，这可能是唯一的办法。
但同时，罗素注定有去无回。

“多么漂亮的红头发啊。”
罗素站在珂莱蒂的身旁，轻轻抚摸着她的红脑袋。

他湛蓝色的眼睛里满是泪水：“多希望能永远守着这个秘密，陪在你的身边啊。我是你魔法背后的真相，而你是我面对这个世界的勇气。珂莱蒂，别忘了我，这是我唯一的愿望。”

话音刚落，炮火轰鸣，一枚炮弹在你们身边爆炸开来，你们根本来不及反应，就被尘土掩埋。
一切归于平静之后，你们发现十字架项链掉在地上。

珂莱蒂拾起十字架项链，它已经变得残破不堪，中间镶刻的红宝石碎片，竟然失去了光泽，变成透明的了。

“罗素!”
珂莱蒂喊着他的名字，可没有人回答。

罗素生死不明，红宝石的能量也已经耗尽。
你们唯一翻盘的希望，就这么破灭了。

远处传来史密斯的笑声，没有罗素，你们根本无法靠近他。

珂莱蒂拼命思考着，不能就这样认输，总有机会，让她成功一次吧，哪怕就一次。

“红色，需要红色来补充能量，我们还有翻盘的机会。”

紧接着，她拿起宝石放在自己鲜艳的红发上，顷刻间她的头发变成白色，宝石发出了微弱的红光。
的确有效，但仅仅如此，并不足以让宝石重现闪耀。

光芒引起了史密斯的注意，他将装甲车转向珂莱蒂继续开火，一时间泥土和瓦砾飞溅，烟尘包裹住珂莱蒂瘦小的身躯，随后是接二连三的爆炸。

就在此时，烟尘上空竟然飘起了雪花。

史密斯放肆地笑着，他以为这密集的炮击一定将珂莱蒂杀死了。
然而尘埃落尽，烟雾散去，珂莱蒂依然站在那里，手中的红宝石格外耀眼。

原来，那漫天飘落的并不是雪花，而是小丑偷走了伦敦全部的玫瑰，就藏在酒店的地下室，而刚刚的炮击恰好击中了那里!

红宝石碎片一瞬间吸收了全伦敦所有玫瑰的能量，绽放出极致耀眼的光芒。

珂莱蒂手握宝石，风吹动她的白发，她脚边的土地完整无缺，灰尘在她身前画出整齐的半圆，形成透明的屏障。

是失去了红宝石的罗素！
他变回了透明保护着珂莱蒂，他还活着！

珂莱蒂掷出项链，斯黛拉跳起将它一把抓住，随即装甲车调转炮口，接连向她射击。
斯黛拉利用敏捷的身手来回闪避，依然有些躲闪不及，阿努冲了过来，替她扛住了全部的攻击。

而纳芙蒂蒂正用尽全身最后的力气立于废墟之上，她腹部的鲜血始终没有停止，顺着金色的裙摆，滴落在地。

“万一割伤了怎么办？我只有在为子民求雨和祈福的时候，才能勉强流一滴鲜血，我这可是古埃及贵族的血！”

那个一滴血都不肯流的埃及女王，在此刻将生命献祭，完成她的最后一次祈福。

她默念咒语，手中的权杖散发出金光，一瞬间漫天黄沙，将阿努包裹。
很快烟雾散去，阿努的身上隐约出现了金色铠甲，他不断向前，大大缩短了你们与史密斯之间的距离。

掀起的烟雾中，你接过红宝石项链，腾空而起，俯冲向史密斯的装甲车。

“蠢货，你以为我不清楚这东西的特性吗？”史密斯不紧不慢地调整炮筒的角度。
炮塔后的装置汇聚着红宝石的能量，炮口透出永不消逝的红色光芒。

炮弹发射，一瞬间你根本躲闪不及，左半边翅膀被炸碎，不得不盘旋着下坠。

史密斯继续瞄准着你，他想要乘胜追击。
下坠过程中，你看向装甲车的位置。

“接好了，罗素！”
你用尽全身力气，将十字架扔了出去。

罗素一定在那里，这是最后的希望了。

只见十字架项链划出一道抛物线，红宝石脱落而出，即将掉落在装甲车上时，忽然停在了空中。

这一刹那，罗素慢慢显现轮廓，热风吹动他破旧的常衣，那个意气风发的翩翩少年正站在装甲车的车头，将红宝石稳稳接住。

“把它放下，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史密斯咆哮着。

罗素没有回答，装甲车上的机枪开始扫射，将他的常衣染成红色。
珂莱蒂在远处目睹着一切，眼泪无声地落了下来。

“钟声怎么停了呢？”
……

“谢谢你，神父，你是个好人。”
“好久不见，珂莱蒂。”
……

“但如果，你此刻需要一个人陪你练习跳舞，我想难度不会太大，比如我就可以……”
“的确是个好主意，神父先生。”

“没关系，整座城市都睡着了，我们去散步吧。”

……

罗素，他是一个透明人，一位神父，他善良、温柔，教堂周围的居民都爱戴他。
他还从未和心爱的人接过吻，他只有万圣节那一张照片。

“但我，不后悔。”

罗素用尽最后的力气，将手中的项链扔进装有另一颗红宝石的机器之中。
两颗红宝石碰撞在一起，产生了反应，发出无比刺眼的红光。

（小丑说，别再往前走啦，请在这里等一下他）

轰鸣过后，是剧烈的爆炸。

“罗素……”

是珂莱蒂在呢喃。
她在呼唤她的爱人。
再也没有人回应。

四周出现猛烈的冲击波，临近的草木残枝飞起，沙土瓦砾纷纷卷起。
随即，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烈爆炸，红色的冲击波逐渐扩散，越过了丛林，整个伦敦都感受到微微的震感。

之后，一切归于平静，只剩下爆炸产生的火焰还在肆虐。
史密斯连同装甲车一起从地面消失了，留下一个深坑。

月月剧本社

不渝（暮夜）

阿努身上的铠甲破碎，变回金沙飘散，他恢复了人的形态。
他知道，源于纳芙蒂蒂生命的力量正在不断流失。
纳芙蒂蒂已经无法支撑自己的身体，重重摔在了地上。

她是古埃及最美的女王，她日理万机，创造出王朝盛世，她抵御外敌，永远英勇神武。
可她却从角斗场拯救了一个卑微的奴隶。

自尊不允许她向现代人的规则妥协，曾经的辉煌如同梦境一般让她恍惚。
她不得不承认，比起帝国，她更需要阿努。
在这个生命飞速流逝的时刻，她终于必须坦白自己的心迹。

阿努抱起她，那个沉默不语，从不流泪，永远是同一副表情的勇士。
他的泪水正不断滴落在她的脸颊上。

“不许哭，”纳芙蒂蒂扬起了嘴角，直到最后一刻，她依然是骄傲的。
她的眼神逐渐涣散，像是回到了千年以前，回到了那场梦开始的时候。

“他以后归我了。”
……

“死神啊，求你救下她的性命，我愿意献出我的灵魂。”
……

“快，阿努，带我去伦敦。”
“那剩下的这些……”
“带走，我路上吃。”

……

“阿努，我们得尽可能低调行事，听明白了吗？”

……

“我爱了你整整三千年…”

……

“我命令你，把我的血给他！快点儿!”

……

“那你呢,西斯奥丁？”

……

“阿努永远守护着女王，西斯奥丁永远深爱纳芙蒂蒂。”

……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世界变换了太多模样，只有那本该被时间搓磨消减的爱意，始终是最初的样子。

可命运从不怜悯那被偷走的千年时光。

（小丑说，别再往前走啦，请在这里等一下他）

“醒来后，你还会在我身边吗？”
“无论你去哪里，我都会在你身边。”

纳芙蒂蒂眼角有泪水滑落。
“我脸上的妆花了，阿努，这不够气派了。”

阿努艰难地抬起手，捧起她的脸，用指尖早已变为黑色的血迹，重新勾勒出她被哭花的眼线。
“我的女王，永远高贵，就像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纳芙蒂蒂笑了，缓缓闭上了眼睛。

月月剧本社

不渝（拂晓）

你失去了一半翅膀和一只手臂，看起来恐怖极了。

身上满是伤痕，红宝石炮弹的袭击让那些伤口没有任何恢复的迹象。

剧烈的疼痛让你无法正常行走，哪怕斯黛拉就在几米之外。

但你依然踉踉跄跄地向她走去，你还是想要靠近她，哪怕这是最后一次。

斯黛拉同样在跑向你，她伸出双臂，想要拥抱你。

但……她突然看向自己的双手。

你们都注意到了，她已经恢复了人形。

已然黎明，太阳正从远处缓缓升起。

“阿尔芒，快跑！快躲起来！”她无助地看向四周，声音都在发抖。

可爆炸早已将这里变成了一片毫无遮挡的废墟，鲜血沁湿了你的白衬衫，仅剩的半边翅膀残破不堪，你飞不起来了。

一切都要结束了，阿尔芒。

你那个简陋的家里，还留有你这些日子攒下的一千四百英镑。

你好想和她一起去哥本哈根。

你还没有成为她真正的王子。

你好久，都没有抱过她了。

遗憾吗？

“当然遗憾了。”

贝多芬曾说过，你得走出棺材。

于是你打开了那摆满琴谱的盒子。

害怕吗？

“会疼得要死。”

你将打工赚来的钱放进盒子，写上了“Dream with Stella（与斯黛拉的梦想）”。

“可至少……让我抱抱你啊。”

你将琴谱撒向屋顶，从此你那漫无边际的人生，有了新的意义。

跳动的心脏不会骗人，即使你是一个吸血鬼。

你一步一步，缓慢地向她走去，残破的身体如同坏掉的风箱，你能感受到自己在变得愈发苍老。

但你忍住那刺骨的疼痛，挺直了脊背，如同她撰写的童话故事里的王子，坚定地，向她走去。

那件小披风，在你还是鼹鼠的时候她为你做的，此时掉落在地上，已经千疮百孔。

你从地上捡起了它。

“约会怎么能不带花呢。”

你将它攥成了玫瑰的形状。

这是属于你们两个，独一无二的花。

“果然，阳光下的斯黛拉，才是最美的嘛。”

活在阳光里的斯黛拉，不得不将就你在夜晚相见的斯黛拉，给了你一颗糖的斯黛拉，忍受着疼痛依然选择靠近你的斯黛拉。

你的，斯黛拉。

就在这一刻，你突然想起，贝多芬临终前曾对你说过，“我这辈子有许多遗憾，

其中有一件，是没能见识到你疯狂地爱上一个人，没能看见你为了爱化为灰烬的样子，真是太遗憾了。”

“老伙计，你说得没错，爱，这种感觉，实在是太棒了。”

这一次没有日月，没有家族，没有战争，没有子弹，只有彼此。
从古堡到阁楼，从末班车的地下铁到人潮涌动的街头。

“你好，小甜点。”
“饿的话，我可以把它们给你。”

听见这话，你一下子清醒了，你究竟在做些什么啊。
你想要杀了她，她却给了你一颗糖。
……

“怎么会是耗子呢，这分明就是鼹鼠。”
“吱吱!!(拜托，这是蝙蝠!!)”

她总是抱着你，甚至某个下午，还轻轻亲了一下你毛茸茸的脑袋。
你瞪大了双眼，尽管睁得再大也只有绿豆大小。
你害羞极了，小爪子拼命扒拉着，想挣开她的手。
……

“我叫阿尔芒。”
“斯黛拉，斯黛拉·卡文迪许。”
……

“Expecto Patronum! ”（出自哈利波特中护卫神咒）
……

“人们都说上帝有求必应……所以她会好起来的，对么？上帝……保佑。”

这是你第一次进入教堂向上帝祷告，只祈求她以后的人生能够完整。

即使你已经变得如此虚弱，变得愈发衰老。

但你不后悔，这是父亲犯下的罪孽，如今报应在斯黛拉的身上，无论出于赎罪，还是对她的爱意，你都该去偿还。

……

你从隧道探出身子，她终于注意到了你。

部分阳光被遮挡，像手术刀一般将光斜切开。

你们相对而站。

光洒向她，照在你为她描绘的夜晚中。

而你就站在她对面的阴影里，那是她为你装潢的白天。

光与影的界限是如此清晰，这样一个废弃车站，收容了被劈开的昼夜，收容了你们。

你站在昏暗的白天，而她站在明媚的夜晚。

那道被斜劈开的阳光，像是魔法世界与麻瓜世界的入口。

她走近你，踏过木牌，在你的这端，她抱住了你。

“这是属于我们的9¾站台。”

……

你的翅膀被阳光穿破，身体被灼烧着散发出黑色的烟雾。

极致的疼痛变成了麻木，只剩下心脏依然鲜活，它剧烈地跳动着，告诉你何为活着。

因为此刻你正抱着深爱的斯黛拉。

两个互相对立、永远无法和解的种族，在此时此刻，将彼此的命运彻底交织在一起。

“遇见你之前，时间对我毫无意义。
遇见你之后，生命开始重新流逝，我渴望与你一同变老。
可惜命运没有怜悯之心，我只能在每一个孤独的瞬息里爱你。”

月月剧本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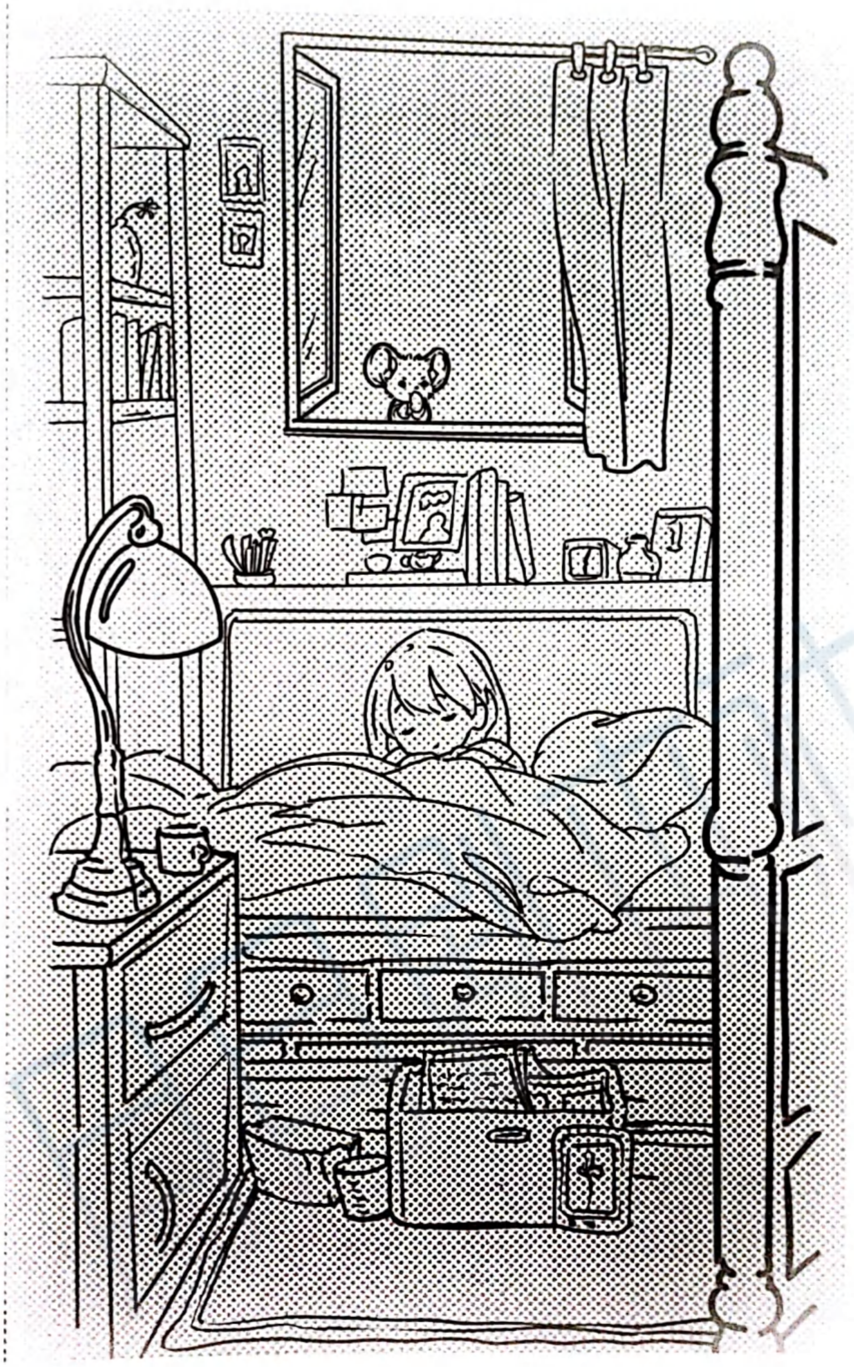
（小丑说，就站在这里，等一下他吧）

一阵风吹过，玫瑰公园废弃车站里，象征着天空的蓝色气球纷纷扬扬地从隧道中飞出，与在铁板里的月亮相互呼应，一时间日月同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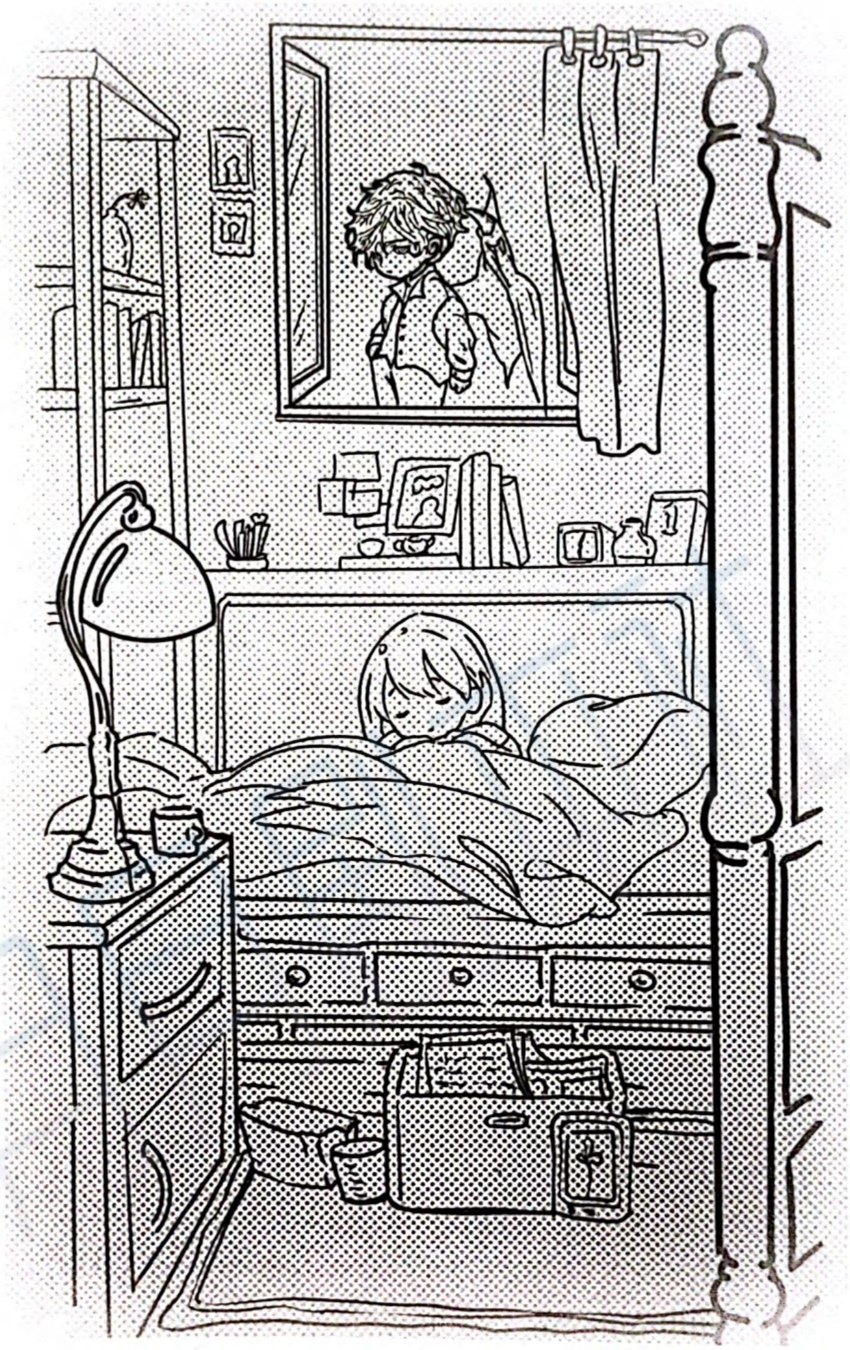
而其中一只气球，穿过城镇和森林，消失在天空中。

“再见了，小甜点。”

月见剧本社



"那天晚上，我好像梦到了鼹鼠先生。
他变成了真的王子，亲吻了我的额头。"



"再见了，小甜点。"

熊熊烈火即将把森林烧毁，伦敦即将迎来它的宿命。

可就在这时，伦敦，忽然下雪了。

雪花混合着玫瑰变成红色，飘落在教堂的钟楼，滋养着废弃站台中的野花，又在公路悬崖旁的深海中融化。

它浇熄了大火，抹去了一切战争的痕迹，只剩下爱的颂歌。

那被碾压而过的蒲公英，纷纷扬扬地飞向天空，像一颗颗向往自由的种子正蓄势待发，迫不及待地融入，这红色的圣诞节中。

“圣诞快乐，我的爱人。”



上帝的长夜没有尽期，
我只能在每一个孤独的瞬息里爱你。

终会碰到一个人愿意为你而疯狂。

所以请相信，

这个世界据统计有大约七十亿的人类生活。



洗劫佗张所有的玫瑰

LOVE ACTUALLY

设计：北京萝卜孙文化

监制：小茶蛋&车马卷

作者：小吃车工作室 汤圆&焖子

发行：北京萝卜孙文化

媒体支持

谜圈APP